

Laliche Hygiene 原著
刁汝鈞 譯述



兔

競

走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身如流水任口

此字乃中朝野

世五三小古

Laliche Eygine 原著
刁汝鈞 譯述



兔

競

走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54599

人物簡稱表

白	白瑞升。
大	馬吉爾大隊長。
馬	馬堯安。
亞	亞爾蒙戴斯歐式。
戴	戴尼爾薩瓦利。
尤	尤賽夫。
若	若昂。
太	白太太。
亨	亨麗愛特。
店	店主人。
導	導遊。
站	站員。
脚	脚夫。

龜 兔 競 走

郵 差 。

書 商 。

售 票 員 。

旅 客 。

茶 房 。

羅麗走

登場人物

白瑞升

馬吉爾大隊長

馬堯安

亞爾蒙藏斯歐式

戴尼爾薩瓦利

尤賽夫（大隊長之僕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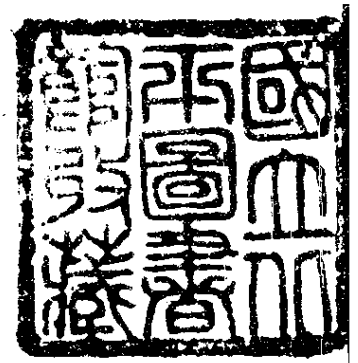
若昂（白瑞升之僕）

白瑞升太太

亨麗愛特（白瑞升之女）

站主人一

導遊一



站員一

經紀人及旅客等。

第一幕

巴黎里昂火車站。——望進去裏面有柵欄通候車室。右邊是售票處。左邊是書攤子，點心店，并置有長凳。

第一場

馬塞安，站員一，旅客經紀人等。

馬 (沒有耐性的走來走去。) 白瑞升還沒有到！我已竟等了牠一個鐘頭了！……他的確是今天和他的太太小姐到瑞士去啊！……(苦惱的。) 做馬車製造人就可以去瑞士！做馬車製造人一年就可以得四萬佛郎做馬車製造人就可以有車坐！這是什麼年頭啊！我辛辛苦苦當一個了不起的小職員，一天到晚都彎曲在我的公事台上……一年才得三千四百佛郎的報酬，……今天我打算請一次假……偏偏又是該我值班……不過，無論如何，在他動身以前我一定要會着他……我一定要請他提前付給我那筆三個月的短期借款……六百佛郎！他一定要

裝出他那副老板的神氣……擺他的臭架子……一個馬車製造人！這才真叫做可憐！他還沒有到！難道他是有意這樣做嗎？（他向一個跟在旅客後邊走過的郵差。）先生，到里昂去的車子什麼時候開……

郵（暴躁的。）請你去問車站上的人吧。

他由左邊下。

馬 謝謝！……什麼東西！（他走向站在票房近處的一個站員。）先生，到里昂去的車子什麼時候開……

站（不耐煩的。）這不關我的事！你看那邊的通告好了。

他指着劇場左邊一張告示。

馬 謝謝！……（自語，）他們在執行這些職務上是真夠客氣了！你，你可永遠不要到我的辦

公室來……免得我也請你看告示！……

他由左邊下。

第二場

站員，白瑞升，白太太，亨麗愛特。

他們由右邊上。

白 從這兒走……我們不要離開！離開我們就誰也再找不着誰了。……我們的行李呢？……

（向右邊舞台角望去。）啊！在那兒！好極了！雨傘誰拿篷呢？

爸爸，雨傘在我這兒。

白 我們的旅行袋？……和斗篷呢？

太 都在這裏！

白 我的巴拿馬草帽呢？……丟在馬車上了！（欲出又止狀）啊！沒有！在我手裏！上帝啊！

簡直把我熱壞了！

太 這都是你的錯兒……你拚命的催我們，弄得我們手忙腳亂，顛三倒四！……我實在不喜歡

這樣的旅行！

白 這是動身時候必然的一點困難……旅行一次就慣了……你們站在這兒不要動，我去買車票

……（將他的帽子遞給亨麗愛特。）喂！給我看着我的巴拿馬草帽……（走至售票處。）

三張到里昂去的頭等票……。

站 （不耐煩的。）時間還沒有到！還有一刻鐘！

白 （向站員。）對不起！我這是頭一次旅行……（回到他太太那裏。）我們來早了。

太 好啦！我早就告訴過你，我們還有的是時間……你偏偏忙得連早點都不讓我們吃！

白 早到幾分鐘有什麼關係！……我們借此還可以逛一逛車站！（向亨麗愛特。）可是我的小

女兒啊，你該是很高興嗎？……我們馬上就要開車了！……還有幾分鐘，我們就好像格老姆。戴爾的箭那樣猛烈，迅速的向亞爾卑斯山挺進了。（向他的太太。）你帶來個那小望遠鏡嗎？

太 當然帶來了！

停 停 （向他的父親。）爸爸，不是我抱怨您，您答應我們這個旅行至少有兩年了！

白 我的寶貝喲，我得把我的舖底倒出去啊……一個商人的事那能像一個小女孩學校的事，那麼容易撒手……況且我也要等你的學業告一段落，然後爲了補充你在學校功課的不足，才好拿大自然的景像啓發你啊！

太 啊，算了罷，你不要再囓嚙了罷！

白 什麼囓嚙？……

太 在一個火車站上，你還要吹牛！

白 我並沒有吹牛啊！……我是想增進孩子的思想。（從他口袋裏抽出一本小冊子。）喂，孩子，這是我特意給你買的一本小冊子。

停 買這個做什麼？……

白 這一邊可以記流水賬，那一邊可以寫你的感想。

停 什麼感想？……

白 我們旅行的感想啊！我說你寫。

太 怎麼，你現在要做作家了嗎？

白 這並不是什麼我做作家不作家的問題……不過我覺得做一個交際家，應當把他的計劃見解收集在一本手冊上就是啦。

太 你說得好漂亮啊！

白 (自語。)她每逢吃不到她的咖啡的時候，她總是這樣別扭！

腳 (推了一輛小運貨車，裝滿了行李。)先生，這是你的行李，您要去起行李票嗎？……

白 當然要去起行李票，不過我要先把他的數一下……因為我應該曉得一個數目……一件，兩

件，三件，四件，五件，六件，七件，我太太是七件，連我女兒的是八件，連我的是九件，我們共總是九件行李。

腳 推走囉！

白 (向後面疾走。)我們快點吧！

腳 不是從那兒走，從這兒走！

他向左邊指着。

白 啊！好好！(向他的太太和女兒。)你們就在那裏等我……我們不要走丟了！
他急下。腳夫隨後。

第三場

白太太，亨麗愛特，繼而戴尼爾上。

可憐的爸爸！他是多麼的辛苦啊！

什麼辛苦！他簡直是一個糊塗蟲！

戴（上，腳夫提着他的箱子跟在後面。）我還不曉得我到那裏去，你等一等！（瞥見亨麗愛特。）這就是她！我並沒有認錯啊！

他向亨麗愛特敬禮，她也向他還禮。

太（向她的女兒。）這位先生是什麼人？……

這是上星期在第八區舞場和我跳舞的一個少年！

太（活潑的。）一個跳舞的人！

她向戴尼爾敬禮。

戴太太！……小姐！……我很感謝這一個巧遇……太太們就要動身了嗎？……

太是的，先生！

戴太太們是到馬賽去嗎？……

太我們不是到馬賽去，先生。

戴 那麼是到尼司，是不是？……

太 不是，先生！

戴 對不起，太太……我是這樣想……我是不是可以幫太太們什麼忙？……

脚 戴尼爾。（向戴尼爾。）先生！你只有一點時間去起你的行李票了。

戴 是的！走罷！（自語。）我希望在我買票以前，……曉得她們究竟是到那里去……（敲

禮。）太太……小姐……（自語。）不過最要命的是她們就要動身了啊！

他由左邊下。

第四場

白太太，亨麗愛特，繼而亞爾蒙上。

太 這個青年很好！

亞 （攜一旅行袋。）喂！把我的箱子送到行李那邊去……我就來找你！（瞥見亨麗愛特。）

這就是她！

他們互相見禮。

太 這位先生是什麼人？

亞 這又是一個上星期在第八區舞場和我跳舞的青年。

太 啊啊！那麼他們是約定好在這裏相會了？……不管怎麼樣，反正這是一個跳舞的人！（敬禮。）先生……

亞 太太……小姐！……我很感謝這一個巧遇……太太們就要動身了嗎？……

太 是的，先生。

亞 太太們是到馬賽去嗎？……

太 我們不是到馬賽去，先生。

亞 那麼是到尼司，是不是？……

太 （自語。）哼！又是這一套！（高聲的。）不是，先生！

亞 對不起，太太，我是這樣想，……我是不是可以幫你們什麼忙？……

太 （自語。）這樣看，他們都是一個地方的人了。

亞 （自語。）我不要再往前走了……我去把我的箱子起好行李票……我馬上就回來！（敬禮。）再見太太……小姐……

第五場

白太太，亨麗愛特，馬堯安，繼而白瑞升上。

太 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！……你爸爸不曉得幹些什麼？我的腿再不能教我在這裏立正了！

馬 (由左上。)我告錯了，原來這一班車一點鐘才開！

啊！馬堯安先生來了！

馬 (自語。)我到底總算把他們找着了！

太 你！你怎麼沒有去上班？……

馬 我請了個假，漂亮的太太；我不能不和你送行，就這樣讓你走啊！

太 啊，怎麼！你原來是爲這個還特意來一趟！你真是太可愛了！

馬 不過，白先生呢？

亭 爸爸在忙行李票。

白 (匆忙上，向舞台一角。)好了！第一就是買票的問題！

馬 啊！他來了！早安，親愛的朋友！

白 (匆忙的。)啊！是你啊！你還來一趟，你實在是太可愛了！……對不起，我得先去把我們的票來買好！

他離開他。

馬 (自語。)他很有禮貌呢！

白 (向售票員。)先生，沒有車票不能起行李票啊！

售 還沒有開門！請你等等罷！

白 你這裏說：「請你等等罷！」可是起行李票那裏又告訴我說：「你要趕快啊！」（坐在一條長凳的一端。）我都跑出汗來了！

太 我呢，我兩條腿簡直站不住了！

白 那麼，你請坐啊。（向後邊左端指着。）那就是凳子……你們站在那裏真像兩個哨兵。

太 這是你告訴我們：「你們站在那裏好了！」可是你沒有把行李票起好！你就忍受不了了！

白 別要說了，加羅麗納！（白瑞升太太的名字，譯者注。）

太 像你這樣的旅行，我是已經夠了！

白 我曉得你一定是還沒有吃過你的咖啡！喂，走罷，到那裏去坐罷！

太 好，可是你要慢點兒啊！

他同亨麗愛特走去坐下。

第六場

白瑞升，馬堯安。

好美滿的小家庭啊！

白 馬堯安。（向馬堯安。）她總是這樣別扭，在她吃不到她的咖啡的時候……好馬堯安！你怎麼還來

一趨，你太可愛了！

馬 是的，我來和你商量一件小事。

白 (不專心的。) 我的行李還擺在那裏一張桌上……我實在不放心！(高聲的。) 好馬堯安啊！你實在是太可愛了，你還來一趨！……(自語) 我是不是就回到我行李那邊去呢？

馬 我有一件小事請求您。

白 請求我？……

馬 是的，因為我搬家……所以我打算請你提早付給我那三個月的短期借款……六百佛郎！

白 怎麼，就在這裏要我付錢給你嗎？……

馬 我想你總是準備好把那筆款子付我的。

白 倒不是這麼說！

馬 對不起！我給你保證這是千真萬確……我上月八號才領了我郵船公司的利息，我有十二張股票……假如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拿這個來給你做抵押。

白 別要胡說八道了！你瘋啦！

馬 (冷淡的、) 謝謝您！

白 你爲什麼鬼鬼祟祟在我動身的時候來和我談這個？……況且我帶的款僅僅剛夠我旅行

啊。

馬 總而言之，假如這個對你太不方便的話……我們就不要再談了。我去找那些值百抽五放高利貸的人……反正這個也不會把我壓死！

白 (掏出他的錢夾。)好了，你別要生氣了！喂，給你，這是你的六百佛郎，但是你可別裏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太太。

馬 (接過鈔票。)我曉得她太吝嗇了！

白 怎麼！你說她吝嗇嗎？

馬 我是說她很有次序！

白 老朋友，做人應該這樣啊！……做人應該這樣啊！

馬 (乾燥的。)得了！算是我欠了你這六百佛郎……再會！(自語。)這是怎麼說呢！爲了

六百佛郎……車主，我希望你到瑞士一帆風順……

他由右邊下。

白 好了，他去了！他連一個道謝的字都不和我說！可是實際我想他是喜歡我的！(望見售票處的窗門打開。)啊！天啊！大家都去搶着買票了……

旅 他一股腦兒投到售票處的窗前，他東衝西撞，竟把排好行列的購票旅客碰倒五六個。

旅 請你小心點兒啊，先生！

站 (向白瑞升。)你，你站在你的位子上，你應當站在那裏！

白 (自語。)我的行李呢！……我的太太呢！……
他依次站成行列。

第七場

人物同上。增大隊長，繼而尤賽夫上。(提着大隊長的手提箱。)

大 你聽明白了我的話嗎！

尤 是，聽明白了，大隊長。

大 等她回來的時候……假如她問我在那兒……你就告訴她，你一點也不曉得……我再不要聽她說話了。

尤 是的，大隊長。

大 你告訴亞妮達說，什麼都完了……完全完了！

尤 是的，大隊長。

白 我可算把票買好了！……趕快，趕快去起我的行李票！到里昂去好不容易啊！
他疾驅而下。

大 你實實在在明白了我的話嗎？

尤 報告大隊長，您離開這兒是沒有用的。

大 爲什麼沒有用？……

尤 因爲她回來之後，大隊長仍舊會和她要好的。

大 啊！

尤 所以您假如不願意離開她，這種和解對於您是很有價值的。

大 啊！不，這次太嚴重了！亞妮達，她不配我對她的愛情和慈愛啊。

尤 人家說是她使您破產的，大隊長。今天早晨還來了一個司法警察……這些東西就好像蛆蟲

一樣……開始到處活動了……

大 等我回來之後，一切就都沒有問題了……再見！

尤 再見，大隊長。

大 (走近售票處又轉回。) 你給我往日內瓦寫信寄到掛號信箱。……你告訴我你的健康的消

息……

尤 (受寵的。) 大隊長，您真是太好了！

大 你再告訴我，她曉得我去之後是憂是愁……還是哭泣……

尤 您說的是誰啊，大隊長？……

大 天啊！是她啊！亞妮達啊！

尤 您還是離不開她，大隊長！

大 沒有的事！

尤 這是第八次了。這真使我看着難過，像您這樣勇敢的人，老是給債主逼着……這是爲了什麼呢？爲了一個女人！……

大 好了，這回可算完了！把我的手提箱給我，給我往日內瓦寫信……明天，或者是今天晚上！再見！

尤 祝你一路平安，大隊長！（自語。）他不一星期準可以回來！啊！女人啊！男人啊！他下。——大隊長去買了他的票，走進候車室。

第八場

白太太，亨麗愛特，繼而白瑞升與脚夫上。

太 （和她的女兒站立着。）我疲倦得實在想要坐一坐了！

白 （急忙的走上。）總而言之！這可算是完了！我買好了我的車票！我也起好了我的行李票！

太 這總算是僥幸！

脚 （推了一輛空行李車，向白瑞升）先生……您別要忘了脚夫啊，請您……

白 啊！是的……請你等一等……（和他的太太小姐協商着。）給他多少錢呢？十個蘇嗎？……

太 十五個蘇好了。

白 二十個蘇好了。

白 好……就給他廿個蘇罷！（將錢遞給脚夫。）給你，脚夫。

脚 謝謝你，先生！

太 脚夫下。

白 我們可以上車去了罷？

太 稍等一回兒……亨麗愛特，拿出你的手冊來，我說你寫。

白 現在就開始了嗎！

（默書狀。）支出賬：馬車費兩個佛郎……火車票一百七十二個佛郎零五個生丁……脚夫一個佛郎。

白 完了嗎！

太 等等！還有感想呢！

白 （自語。）這真太使人難堪了！

（默書狀。）再會罷，法蘭西……再會罷民族之王！（停止。）哎喲！我的巴拿馬草帽呢？

……我把它丟在行李房了？

他疾馳欲走。

太 沒有，不是在這裏嗎！

白 啊！是的！（默書。）再會罷，法蘭西！再會罷民族之王！

鐘聲在響了。人山人海旅客如潮如湧而過。

太 打鐘了！你給我們把車子誤了！

白 那麼我們趕快上車去罷。這個等一會兒再寫好了。

站員們停在柵欄邊查票。白瑞升和他的太太小姐爭辯着。最後才在他的衣袋裏尋出他們的車票。他們便走過了候車室。

第九場

亞爾蒙，戴尼爾繼而白瑞升上。

戴尼爾和亞爾蒙都爭先恐後的搶着買他們的車票，因此他們便撞在一起了。

你要小心點兒啊！

你也應當小心啊！

啊，原來是你，戴尼爾！

戴 啊，原來是你，亞爾蒙！

亞 你要動身了嗎？……

戴 我馬上就動身！你呢？……

亞 我也馬上動身了！

戴 這太好了！我們一道走吧！我有頂好的香煙……啊，你到那裏下車？

亞 天啊，親愛的朋友！我還不曉得到那裏下車呢。

戴 哼！這太奇怪了！我也和你一樣！我的票是買到里昂的。

亞 真的嗎？我也是買到里昂！我準備追一個可愛的女孩子。

戴 哼，跟我一樣！

亞 我追的是一個做馬車的女兒！

戴 是白瑞升的小姐嗎？

亞 是一個姓白的。

戴 這一定是一個人了！

亞 不過親愛的朋友，我愛上她了。

戴 我還不是一樣的愛她，親愛的朋友。

亞 我打算娶她！

戴 我打算向她求婚……這差不多是一樣的事。

但是我們兩個不能都娶她啊！

是的，在法國這是禁止的！

那可怎麼辦呢？……

這很簡單！因為我們都已經要上車了，我們只好各自繼續我們快樂的旅行……我們只好各自尋找快樂……各自尋找我們所愛的人！

（笑。）那麼這豈不成了一種競爭……一種決鬥！

這是一種神聖的決鬥……不過站在友誼的立場……假如是你勝利了……我一定向你致敬……假如是我戰勝了，你可別要抱怨我！是不是這樣說？

好！我接受你的提議。

那麼在決鬥以前，我們應當握握手。

決鬥以後，我們也應當握握手。

他們握手。

（疾下，向後台。）我告訴你，我還有時間！

啊！這就是我們的岳父！

（向書商。）太太，我要給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兒買一本很正經的書……不談死，不談婚姻，不談政治，不談金錢，不談淫邪！

戴 (自語。)那最好是魯濱孫飄流記了！(註一)
書 先生，我就來給你找。

她遞給他一本書。

白 (讀道。)薩歐納岸上(註二)定價兩個佛郎！(付錢。)你擔保這本書沒有講什麼壞事嗎？(鐘聲鏗鏘可聞。)啊，天啊，開車了！再會，太太！
他急忙下。

亞 我們跟着他。

戴 我們跟着他！但是和這個一樣重要的是我很希望曉得我們倒是往那裏去啊！……
人們可以望着許多旅客們走過。——景。

(註一)魯濱孫飄流記 (Robinson Crusoe) 爲 Daniel de Foë (1719) 名著。敘魯濱孫冒險到一荒島故事。
(註二)薩歐納 (Sahone) 法國河名，發源於 Vosges 省，流入 Rhone 河。

第二幕

在蒙當威爾旅館內，距格拉司海甚近。——後面右邊爲大門；左邊爲窗；窗外是蓋滿了雪的山景。再左爲又一大門與壁爐，再右爲棹，棹上置旅行雜誌。棹旁又爲門。

第一場

亞爾蒙，戴尼爾，茶房一，導遊一。

戴尼爾與亞爾蒙共棹早餐。

茶先生，你們還要什麼東西嗎？

戴等一會兒……先來咖啡好了……

亞打發導遊吃飯罷，等一會兒我們要到格拉司海邊去。

茶導遊，導遊，來啊。

茶房由右下，導遊隨其後。

戴怎麼樣，親愛的亞爾蒙？

亞怎麼樣，親愛的戴尼爾？

我們的決鬪，反正是決定了，我們開始向他攻擊吧。

我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我們介紹給和我們同車的白家。那個戴球帽的就是白家的爸爸。我們用「小心」「和氣」向他們轟炸吧。

你已經把你的報紙借給睡在你上舖的白瑞升先生了……同時他也拿薩歐納岸上……一本富於想像的書和你交換了。

你呢，自地營動身，你就捏着一個已經壞了的活動窗簾；這個該是把你累壞了吧。

是的，不過她的媽媽給我吃了很多的朱古律糖。

饒鬼！……你可得到好吃的了。

在里昂我們還住在一個旅館呢！……

白家的爸爸看着我們還喊道：「啊！這是一個多麼可喜的巧遇啊！……」

在日內瓦還不是這樣碰到的……真是意想不到……

在沙羅泥還不是同樣的情形；白瑞升總是喊道：「啊！這是一個多麼可喜的巧遇啊！」

昨天晚上，你聽說白家計劃來逛格拉司海，你就到我房間來找我……從早晨起……我們就曉得他是一個典型的紳仕了！

這個神聖的決鬪……反正是在我們的秩序單上規定好了……你要炒蛋嗎？

謝謝你……親愛的，老實說我已經佔了你的上風……從沙籠到里昂，白小姐就看了我三

次。

戴 我呢，她看了我四次！

亞 天啊！這更了不得了！

戴 當她快要不看我們的時候，她的樣子就更顯得含情脈脈……我想現在她是愛上我們兩個了

……像這樣甜蜜的日子可以繼續很久，因為碰巧我們兩個都是閒人啊。

亞 啊！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離開巴黎的？你是不是不是一家輪船公司的經理？……

載 我是賽納河拖船公司的經理……我們是有限公司，二百萬資本。這很簡單；我自己向我自

己請假；我當然自己會同意我的……我有的負責的職員；輪船駛行又不需要什麼人。

所以我唯一的職務就是下月八日回巴黎，分配股東們應得的紅利……啊！你呢？……是一個銀行家吧？……我覺得你一定走過很多地方！

亞 我是一個銀行家……啊！我的銀行一點不需要我負責……爲了我個人的自由，我曾經把我

的資本在保險公司保過險。

戴 啊，你一定是銀行界的一個權威！

亞 我和你一樣，也是下月八日回巴黎有事。

戴 在這個期間，我們將要決一死戰……

亞 決一死戰！像我們這樣好的兩個朋友……我有時都想把這個位子讓你；不過我是很愛享福

的。

愛特的……

戴 這太奇怪了……不是說笑話……我也想把這個位子同樣的犧牲給你。……在沙龍我本打算
逃走的，可是後來我看着她了。

亞 她是那樣的漂亮！

戴 她是那樣的甜蜜！

亞 她是那樣一個金黃色頭髮的美人。

戴 再沒有比她那樣漂亮的頭髮和眼睛了。

亞 我們愛的也就是她那雙眼睛啊。

戴 所以我不走了！

亞 啊！我早就曉得你了！

戴 能做你一個敵人，實在是一種愉快！（與他握手。）親愛的亞爾蒙！

亞 （同樣的。）好戴尼爾，不要說這些了罷！白瑞升先生還沒有到。他是不是改變了他的路
線？還是我們把他們丟了？

戴 天啊！這位老實人是很任性的，……前天他陪我們散步，一下就把我們送到凡爾尼，我們
本來是打算在那裏會着他的……

亞 不過現在他是已經到洛桑去了。

戴 這樣的旅行實在是太滑稽了！（瞥見亞爾蒙站起。）你打算到那裏去？

亞 我不能坐在這裏了，我要去迎接她們。

戴 你的咖啡呢？

亞 我不要吃了……再會！

他活潑的由後邊下。

第二場

戴尼爾，繼而茶房，導遊上。

戴 這是多麼出色的一個少年啊！他是滿懷的義奮，滿懷的慈悲……但是這不能夠幫助他瞭解人生的意義，他連咖啡都不吃就走了！（喊道：）喂……茶房！

茶 （出現。）先生喊我嗎？

戴 拿咖啡來。（茶房下，戴尼爾燃着一枝煙。）昨天我本來要拿一枝煙給這位伯伯吃的……

但是沒有成功……

茶 （端咖啡上。）先生，咖啡來了。

戴 （坐在爐前的棹子後邊，把一條腿伸在亞爾蒙坐過的椅子上。）請你把那把椅子拿近一點來……好了……（他指着另外一把椅子。他將另一條腿伸在上面。）謝謝你！……這位可憐

的亞爾蒙！他，他是在野外，在大路上奔跑……我呢，我躺在這裏！看我們兩個誰先到？雖然我們都曉得龜兔競走這個故事。

（拿給他一本留言簿。）先生，在這本旅客留言簿上，您要寫幾句話嗎？

我從來在飯後不寫字的。可是在飯前偶而還寫一點……啊，這些遊客的思想是多麼的優美精妙啊！（他翻開留言簿，讀道：）「我從沒有流過這許多鼻涕……」署名：「一個傷風的旅客……」（他繼續翻開）噯！好漂亮的字啊！（讀道：）「他的太太和他的姪女在這大自然的美景當中是多麼值得讚美啊……」署名：「馬拉蓋，收年金的人……」我總是這樣問，爲什麼這樣聰明的法國人，旅行起來是這樣的愚蠢啊！

外面傳來呼喊騷動的聲音。

啊！我的上帝啊！

第三場

戴尼爾，白瑞升，亞爾蒙，白太太，亨麗愛特，茶房。白瑞升由他太太和導遊攜上。

趕快拿來！拿來！再拿點兒醋來！

這是怎麼回事？

我父親幾乎摔死！

真的嗎？

（坐下。）我的太太啊……我的女兒啊……啊！我覺得好多了！……

（端給他一杯糖水。）喂！……喝罷！……這可以給您定定神！……

謝謝……這個筋斗翻得可不小！

他喝水。

太 這都是你的錯兒……你一定要騎馬，你身為一家之長……你還上起馬刺！

白 這和上馬刺有什麼關係，……都是那個畜牲太不老實了。

太 這都是因為你刺得牠太利害了，所以牠才把後腿跳起……

亨 要不是亞爾蒙先生剛好來到的話……我父親一定會掉在一個山洞裏……

太 他已經是掉下去了……我親眼看着他像一個球似的往下滾……我們只是呼喊……

亨 幸虧這位先生去搶救……

太 虧得他那樣的勇敢，那樣的鎮靜！……你是我們的救星……沒有你，我的丈夫……我可憐

的丈夫啊……

她失聲嗚咽起來。

亞 現在沒有什麼危險了……請您放心罷！

太 (仍在哭泣。) 這對於我倒沒有什麼關係！(向她的丈夫。) 這正是你上馬刺的好教訓。
(嗚咽得更厲害起來。) 你心裏是沒有你的家庭了。

停 (向亞爾蒙。) 請您答應我在我母親感謝您之外，再有點表示罷。我一生都不能忘記這一天的這個紀念啊……我一生都不能忘記啊！……

啊！白小姐！

拍 (自語。) 現在輪到我說話了罷！(高聲的。) 亞爾蒙先生！……不，讓我喊你亞爾蒙罷！

怎麼樣？

白 亞爾蒙……請你把手來伸給我罷……我，我不會花言巧語……不過白瑞升只要能在社會上奮鬥一天，他心裏就會有你一天！(與他握手。) 我能給你說的就只是這一點兒！

太 謝謝您，亞爾蒙先生！

亞 謝謝您，亞爾蒙先生！

亨 亨麗愛特小姐！

戴 (自語。) 我現在才曉得我那一杯咖啡吃錯了！

太 (向茶房。) 請你把這匹馬牽去罷，我們上齊坐車子回去好了……

白 (站起。) 可是親愛的，我給你保證，我是個相當好的騎士……(呻吟的。) 吸吸！

全體 您怎麼啦？

白 沒有什麼……沒有什麼！你把那匹馬牽走好了！

太 你回去休息休息罷。再見，亞爾蒙先生！

停 再見，亞爾蒙先生！

白 （用力握着亞爾蒙的手。）一會兒再見……亞爾蒙！（又作呻吟聲。）哎喲！……我太難過了啊！

他由左入，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兒跟在他後面。

第四場

亞爾蒙，戴尼爾。

親愛的戴尼爾，你覺得怎麼樣？

戴 你還要說怎麼樣！這是你的鴻運啊！……你利用了這個山洞，你救了她的父親，這都是我們想不到的事！

亞 這太意思不到了……

戴 她的父親已經管你叫亞爾蒙，她的母親對着你流淚，她用了那麼多情的話感謝你……借用了布衣（註一）的名著……這顯然我是失敗了！我只好把這個位子讓給你啦！……

亞 你別發狂說笑了！你問什麼玩笑……

戴 我決不開玩笑，今天晚上我就回巴黎去……

亞 你說什麼？

戴 我說今天晚上我就回巴黎去，你在那裏會再遇着一個朋友……他希望你有好機會！

亞 你去了？啊！謝謝你！

戴 這才是你內心的話！

亞 啊！對不起！我不再說什麼了！……在你把這個機會讓我以後……

戴 我？我們都相互了解……我本來決不肯輕易對你有一點犧牲的；假如我讓步的話，這是由於我不相信我有一點成功的希望；因為現在假使再遇着一個……一樣年青，一樣漂亮的少女，我還是要留在這裏的。

亞 啊！

戴 真是太奇怪了！自從我對亨麗愛特失望以後，我覺得我更愛她了。

亞 我很了解這個……所以我就不再請求你幫我的忙了……

戴 什麼？

亞 不，沒有什麼……

戴 你說罷……沒有關係。

亞 因為你要走了，我打算……打算請你去見見白瑞升先生，把我的資歷和家產和他談一談。

戴 啊！天啊！

亞 還有我自己不能和他說的……我有意對他表示一點兒我剛才救他的價值。

戴 總之，你是請我去替你求婚。你曉得你請我去替你這樁事是很特別嗎？

亞 你拒絕我嗎？

戴 啊！不，亞爾蒙，我決定去替你做！

亞 啊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！

戴 你承認我是你一個很好的敵人，你教你一個敵人去替你求婚！（從外面傳來白瑞升聲音。）

亞 我聽到這位伯伯的聲音了！你去吃一枝煙再來罷！

戴 我真不曉得怎麼感謝你才好啊！……

亞 你放心罷，我就去打動他對你感恩的心弦。

亞爾蒙由後而下

第五場

戴尼爾，白瑞升，繼而茶房上。

白（上，向後台說話。）確實是他救了我啊！確實是他救了我啊！我說過……只要我白瑞升的心不死……

戴是的，白先生……您覺得好點嗎？

白我完全好了……我剛才喝了一杯糖水，和了三點燒酒，再等一刻鐘我就打算跳躍在冰海了。喂，你的朋友不在那兒了吧？

戴他剛才出去。

白這是一個勇敢的青年……女人們大概都很愛他。

戴啊！等她們再多認識他一點兒的時候……她們就曉得他是一個善心腸的人了！她們就曉得他是一個懇摯的忠實的謙遜的青年了！

白噫！這真是太難得了。

戴而且他是銀行界……這是一個銀行家啊！……

白啊！

戴戴斯歐式有限公司，他是杜爾乃商店的聯號！所以說被一個銀行家拯救，實在是一件很可以驕傲的事……總之，因為他是救了你……是不是……假如沒有他……

白當然……當然……他做的這種事實是在是太可愛了！

戴（吃驚的。）怎麼太可愛？

白 難道你要我減低他救我的價值嗎？

戴 你說什麼？

白 我說……只要我白瑞升的心不死，我一生都不能忘記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不過，他救我的這點功勞，實在還不如我太太和我女兒宣傳的那樣厲害。

戴 （吃驚的。）啊！

白 是的。這件事把她們都弄暈了。不過，你是曉得的，女人們總是……

戴 然而，當亞爾蒙救你的時候，你還在往下滾！……

白 是的，那時我是正在往下滾……不過我突然靈機一動……我看着一棵小松樹，我就把它抓住了；所以我是已經抓住那棵松樹，你的朋友才到啊。

戴 （自語。）哼！原來他是自己救了他自己。

白 而且，我很感激他這種好意……我正打算再見見他……再向他道個謝……到冬天我再請他的客。

戴 （自語。）至多請他喝一杯茶！

白 而且在這個地方發生這樣意外的事也不是第一次……這是一個險隘……剛才茶房還告訴我們去年一個俄國人……一個皇太子……很好的一位騎士！……還不是掉在這個洞裏。我太偏要胡說八道，這那裏是什麼刺馬針的關係！

戴 真的嗎？

白 還是他的導遊把他拉住的……是啊，你曉得千真萬確是他的導遊把他拉住的啊！那個俄國人才給了他一百個佛郎！

戴 這算是很好的報酬了！

白 我也是這樣想！……況且這也是價錢了！……

戴 一個蘇也不多給。（自語。）噯！可是不去啊。

白 （回轉來。）啊！這個導遊怎麼還沒有到。

戴 尊夫人和令媛已經預備好了嗎？

白 還沒有……她們還沒有來……你曉得嗎？我是把你算上了……

戴 亞爾蒙呢？

白 假如他要做我們的同志，我一定不拒絕戴斯歐式先生的有限公司。

戴 （自語。）戴斯歐式先生啊！你的困難沒有多少了。

茶 （由左邊上。）先生！……

白 導遊來了嗎？

茶 他在門口！……這是你的靴子。

白 啊！是的！我倒寧願掉在那些冰縫裏……對什麼人也沒有責任了……

茶

（將旅客留言簿遞給他。）先生，您要在這本旅客留言簿上寫幾句話嗎？

白

當然……不過我倒不願意寫什麼老生常談的話……我應當有……有一種思想！……一種漂亮的思想……（將旅客留言簿還給茶房。）我在想穿我的靴子。（向戴尼爾。）我一分鐘就來。

（他由右邊下，茶房隨其後。）

第六場

戴尼爾，繼而亞爾蒙上。

戴

（獨自。）這個馬車製造人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傢伙。關於他的罪狀，我們可以在民法七一六條上找出來……

（自後門上。）怎麼樣啦？

（自語。）可憐的朋友啊！

亞

你看見他了嗎？

戴

看見了。

亞

你和他說話了嗎？

戴

我和他說話了。

亞 那麼你已經和他提過我求婚的事了？……

戴 沒有提。

亞 啊！爲什麼呢？

戴 我們是約定彼此以誠相待的……所以親愛的亞爾蒙啊！我不去了，我要繼續這個決斷了。

亞 啊！這太意想不到了！你可以告訴我你改變主意的理由嗎？

戴 理由……我發現了一種力量……我相信我可以成功。

亞 你嗎？

戴 我打算另走一條捷徑，成功的必然更快。

亞 這太好了……這是你的權利……

戴 不過這個決斷，假使沒有友誼和誠懇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！

亞 是的。

戴 好一個枯燥的是字啊！

亞 對不起……（將手伸給戴尼爾。）戴尼爾，我決定答應你這個請求……

戴 那就太好了！

亞 他由後門下。

第七場

人物同上，增白瑞升，繼而茶房上。

我預備好了……我已經穿好了我的靴……啊！亞爾蒙先生！
您的傷已經復原了嗎？

完全復原了！我們不要再提這件小事了罷！……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！

（自語。）已經是過去的事了！他比自然更真實呢！……

我們就要到冰海去了。……你和我們一同去嗎？

我太疲倦了……我在這兒休息休息。……

（殷勤的。）那太好了！請你別要客氣了吧！（向走入的茶房。）啊！茶房，請你把旅客
留言簿給我拿來。

（他坐在右邊，寫他的留言。）

（自語。）他好像是找着了了他的思想……漂亮的思想啊！

（寫完了留言。）啊……這就是我的留言！（誇張的讀道：）『當我們在冰海』（註三）
上沈思默想的時候，我們就感覺到人類是多麼的渺小啊！』
天啊！這是多麼雄壯的句子啊！

亞 (自語。) 投機份子！

白 (老實的) 這可不是人人有的思想。

戴 (自語。) 他的拼法也不是人人的拼法啊！他把「冰海」寫成「冰母」了！

白 (向茶房，指着擺在棹上的留言簿。) 留神！還沒有乾！
茶 導遊帶着裝鐵的手杖在等候着先生們呢。

白 走了！我們出發吧！

戴 出發吧！

(戴尼爾和白瑞升下，茶房隨在他們後邊。)

第八場

亞爾蒙，繼而茶房，大隊長馬吉爾上。

亞 戴尼爾的轉變是多麼的奇怪啊！這些女太太們都還在那裏……她們馬上就要出發了，我

一定要看見他們……和她們寒喧寒喧……(湊近煙筒坐下，拿起一份報。) 我得去等他們。

茶 (向後台。) 從這裏走，先生……

大 (上。) 我沒有好久耽擱……我一會還要動身到冰海去……(坐在那張展放着留言簿的棹前。) 請你給我拿一杯櫻桃酒來。

終 (自右下。)馬上就來，先生。

大 (瞥見留言簿。)啊！啊！旅客留言簿！讓我來看看！…… (讀道：)「當我們在「冰母」上沈思默想的時候，我們就感到人類的渺小啊！……」留言人白瑞升……「冰母」！這是一位很應該再補習一課拼音法的先生。

茶 (端酒上。)酒來了，先生。

大 (他將酒擺在左首棹上。)

大 (遍觀留言簿。)啊！茶房。

茶 先生喊嗎？

大 今天早晨到你們這裏來的旅客，有沒有一個叫做亞爾蒙戴斯歐式的？

亞 什麼？……就是我，先生。

大 (站起。)對不起，先生，是您嗎？(向茶房。)好了，沒有你的事了。(茶房下。)原來你就是杜爾乃樸商店的亞爾蒙戴斯歐式先生；原來你就是戴斯歐式有限公司的經理，我

能和你談話，這是多麼的榮幸啊！

亞 是的，先生……

大 我是馬吉爾大隊長。

大 (他一邊在右邊坐下，一邊喝他的櫻桃酒。)

亞 我也非常高興……不過，我不曉得認識你有什麼好處大隊長。

大 真的嗎？那麼我告訴你罷，爲了我把一張匯票與通用票據的誤用，你就追究得我不開交……

亞 一張匯票？

大 是的，你還要法院拘留我。

亞 這是很可能的，大隊長！不過這並不是我和你爲難，這實在是公司的事。

大 所以我非但對你沒有一點仇意……就是對你的公司也是一樣……只是我要告訴你，我並沒有潛逃，我並沒有離開巴黎，值得你這樣的追究。

亞 我很相信你的話。

大 相反的……再有半個月，我就要回巴黎了！或者還可以提前……我把這消息告訴你，我希望你把我送到阿里希（註三）……愈早愈好！

亞 大隊長……你別要開玩笑了。

大 那個王八蛋才開玩笑……我是實實在在想請你幫一點兒忙……

亞 可是我實實在在不懂你的話的意思……

大 （他們站起。）我的上帝啊，連我自己都有點不好和你解釋……對不起……你沒有結過婚吧？

亞 沒有，大隊長。

大 噯！那麼我可以向你懺悔了……我不幸有一個弱點……我戀愛了。

亞 你戀愛了？

大 是的，像我這樣的年紀還談戀愛，是很可笑的，是不是？

亞 我不這樣說。

大 噯！請你不要客氣吧！我爲了一個迷人的女孩子神魂顛倒了……這是一天晚上，我在馬比

爾舞場認識的……她的名字叫亞妮達……

亞 亞妮達！我也認識一個女孩子名字叫亞妮達的。

大 這應該就是她吧！……我和她一共在一起玩了三天，那曉得她就連累了我三年！她騙了

我，她毀了我，她使我破了產，她輕視我！……我改變了我的生活，給她購買汽車……可

是第二天她就把它賣了！……我要離開她，我動身了，我走了二百里；我才到了冰海……

但是我自已都不能夠保證我今天晚上不回巴黎……這對我太嚴重了！……五十歲的人談戀

愛……這就好像是一種筋骨痛一樣，什麼方法也治不好它的。

亞 (笑) 大隊長，爲了取消對於你的追究，我并不需要知道你這種機密……我馬上就去往巴

黎寫信……

大 (生動的。) 那裏的話！請你不要寫信去吧！我是希望被拘留起來的；這或者是一種治療

的方法。我還沒有試驗過。

然而……

答應我吧！我是遵守法律的。

好吧，大隊長，你既然這樣要求……

我請求你……懇切的請求你啊……等我回去之後……我就去拜訪你，你也可以傳出裏了……十點鐘以前我一向是不出去的。（敬禮。）先生，我很榮幸能認識你。

我何嘗不也是這樣呢，大隊長……

（他們互相敬禮大隊長自後下。）

第九場

亞爾蒙，繼而白瑞升太太上，最後亨麗愛特上。

還好！這傢伙不是個俗人！（瞥見白瑞升太太自左入。）啊！白太太！

怎麼樣！就你一個人嗎，先生？我還以為你和那幾位先生在一起呢。

我去年就已經到這裏來過了，而且我已經得了白瑞升先生的允許，他教我在這兒聽候你的命令。

太 啊！先生……（自語。）這真是一個十足的交際家……（高聲的。）你很愛瑞士嗎？

不過是應該多走幾個地方就是了。

太 | 亞 噯！我，我可不高興住在這個國家……這裏的深谷高山太多了……我的老家是包斯（註四）

……

亞 | 啊！我曉得這個地方。

太 | 離埃當坡很近……

亞 | （自語。）我們應當有一個通訊員在埃當坡，這或者是一個線索。（高聲的。）你在埃當坡

不認識班萊依先生嗎？

太 | 班萊依？……這是我的表哥！你認識他嗎？

亞 | 太熟了。（自語。）天啊！我從來還沒有見過他呢？

太 | 他是多麼的可愛啊！

亞 | 啊！是啊！

太 | 這真是太不幸了，他得了一種不治之症！

亞 | 當然，這真是太不幸了！

太 | 四十七歲就聾了！

亞 | （自語。）噯！我們的通訊員聾了？原來就是因為這個，他才永遠不回答我們的信呀！

太 | 這還不夠奇怪嗎？原來這是班萊依一個朋友救了我的丈夫！……世界上真是有些料想不到

的事。

亞 我們生活的變動還不也是常常給料想不到的事所支配嗎。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。

太 啊！是的……我們還不是常常……（自語。）他打算說什麼呢？

亞 這樣說太太，我們最初在火車上的相遇，繼而在里昂，在日內瓦，在沙莫尼，現在在這裏，您把這些都當成偶然嗎？

太 在旅行當中，這是常有的事……

亞 當然……尤其是有意尋找的時候。

太 你說什麼？

亞 是的，太太，不過事實不允許我再延長扮演這齣偶然的喜劇了；我應當老老實實告訴您，這是爲了您，爲了您的小姐啊。

太 爲了我的小姐！

亞 您能原諒我嗎？我自從看見她那一天起；我就愛上她了，我就昏迷了……後來我曉得你們到瑞士去；……我也就來了。

太 那麼說你是跟在我們後面？……

亞 一步一步的跟着你們啊！……您教我說什麼呢！……我愛……
太 先生！

亞 噯！您放心吧！我是拿所有的尊敬；所有的謹慎，我應當拿對一個少女的態度去愛她。我假設能和她結婚，我該是如何的幸福啊！

太 （狠狠的自語。）啊！一個求婚的請求！可是瑞升偏偏不在家！（高聲的。）當然了……先生……我快樂極了……不，你太看得起我們了！……因為你的舉止態度……你受的教育……還有班萊依的關係……你對我們的幫忙……不過白先生出去了……到冰海去了……可是不久他就會回來的……

亨 （活潑的走進。）媽媽！……（停止貌。）啊，您在和亞爾蒙先生說話嗎？

太 （羞澀的。）我們是在談話，我們在談班萊依，這位先生認識班萊依。——不是嗎？

亞 是的！我是認識班萊依的！

亨 噯！這是多麼的幸運啊！

太 （向亨麗愛特。）啊！你理髮了！……瞧瞧你的衣服！你的領巾！（低聲的。）你要弄整

齊一點啊！

亨 （吃驚的。）這是什麼聲音？

（從外面傳來呼喊騷亂的聲音。）

啊！上帝啊！

亞 這喊聲是……

第十場

人物同上，增白瑞升，戴尼爾，導遊，茶房。

（戴尼爾由導遊與茶房攙着。）

（十分感動的。）快點兒，快拿水來！鹽來！再拿點醋來！

（他扶戴尼爾坐下。）

全體 他怎麼啦？

白 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！（暫停。）叫他把這些東西喝下去！再給他摩擦摩擦！

戴 謝謝你……我覺得好多了。

亞 什麼事啊？

戴 假如沒有白先生的勇氣……

白 （活潑的。）不，請你不要搶着說罷！……（敘述貌。）這太可怕了！我們一塊兒在冰海

上……白朝克山沈靜的莊嚴的對着我們……（註五）

（自語。）他簡直是在講戴阿麥納的神話了！（註六）

太 哎喲！你快講吧！

博 爸爸！

白 天啊！一會兒，大約有五分鎊罷，我們很費思想的沿着一條險惡的蜿蜒在兩個……冰縫之間的小路！我走在前邊。

太 這是多麼的不小心啊！

白 突然我聽着在我身後坍下去一個東西！我急忙回過頭去一看，原來是戴先生掉在一個沒有底，使人戰慄的萬丈深淵了……

太 （忍耐不住的。）可憐的朋友啊……

白 我只憑了我的勇氣，我雖然為一家之長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衝過去了……
天啊！

白 就靠着那深淵的邊緣！我就把我的裝鐵的手杖伸給他了……他抓住了我的手杖。我也拉……他也拉……我們一齊拉，在一種莫明其妙的決鬥之後，絕路逢生的就把他拉上來了，然後我又把他帶到太陽底下，我們萬能的上帝啊！……

（他用他的手巾擦他的額頭。）

嗷！爸爸！

我的朋友啊！

（吻他的太太和女兒。）是啊，孩子們，這是一個傑作罷！……

亞白 （向戴尼爾）你覺得怎麼樣？

戴 (低聲的。) 沒有什麼你放心吧！(他站起。)|白先生，您算是給做母親的救活了一個兒子……

白 (神氣赫赫的。) 實在啊！

戴 給做姐姐的救活了一個弟弟！

白 而且是給社會救活了一個人啊！

戴 總之單憑說話是不能夠表示感謝這樣一樁事的。

白 實在啊！

戴 這只有心……您明白嗎？……我只有心裏感謝您啊！

白 戴尼爾先生！不，讓我喊你戴尼爾吧。

戴 這是怎麼回事啊！(自語。) 又是這一套！

白 (感動的。) 戴尼爾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孩子！……拿你的手來。(他握戴手。) 我一生都

要拿最溫柔的情緒來對待你……沒有我，你就要變成一塊形狀可怕的東西；就要埋葬在冰

雪之下……你該我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(神氣的。) 我永遠都不能忘記這件事啊！

戴 我也不能忘記啊！

白 (擦着他的眼，向亞爾蒙。) 啊！年青人啊！……你不曉得一個人救了他的同類的那種快樂啊。

可是，爸爸，這位先生很明白這個，因為不久以前！……

白（作想起貌。）啊！是的，這一點不錯啊！——茶房，請你把旅客留言簿拿來。你要這個做什麼？

白 在離開這個地方以前！我希望給這件事留一個紀念。

茶（攜留言簿上。）拿來了，先生。

白 謝謝你，……喂，這，這是誰寫的？

衆 什麼？

白（讀道：）「查冰海從無產子之說，白瑞升先生誤用。字，實係文法上之一種醜行。」大隊長留言。

衆 哼！

亨（低聲向其父。）是的，爸爸，海（*HER*）字的末尾本沒有。字。（註七）

白 我曉得這個！我馬上就回答這位先生。（他拿起一枝筆寫道。）「這個大隊長是……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魯莽傢伙！」白瑞升留言。

導（上。）車子準備好了。

白 走罷！我們快走罷。（向青年亞爾蒙和戴尼爾。）兩位先生，你們要搭一個位子嗎。
（亞爾蒙與戴尼爾俯首互相致禮。）

太 (喚她的丈夫。) 瑞升，幫我穿上大衣。(低聲的。) 剛才有人向我和我們女兒求婚呢

……

白 哼！也有人和我提過這件事了！

太 和我提這件事的是亞爾蒙先生！

白 和我提這件事的是戴尼爾先生……我的朋友戴尼爾。

太 不過，我覺得他……

白 我們等一會兒再談這個吧……

亨 (向窗口。) 啊！外面在下傾盆的大雨了！

白 見鬼！(向茶房。) 你們的車子能坐幾個人？

茶 裏邊可以坐四位，車夫旁邊還可以坐一位……

白 這個數目恰恰好啊。

亞 請您不要給我客氣吧。

白 戴尼爾，上來和我們一齊坐罷。

亨 (低聲向她父親) 還有亞爾蒙先生呢？

白 (低聲的。) 天啊！車上只有四個位子！讓他坐在外邊吧。

亨 這樣大的雨！

太讓一個救過你的人，坐在外邊！

我把我的雨衣借給他好了！

啊！

走罷，出發罷！出發罷！

戴白亨白太
(自語。)我很相信，我又得到門路了！

(註一)布衣 (Bovilly 1763-1842) 法悲劇作家。

(註二)法文「海」字爲 mer，「母」字爲 mère，白瑞升將兩字誤用，以致橫生枝節，暴露白瑞升之不學無術，儼
觀無能，造成喜劇場面。

(註三)可里希 (Oichy) 係爲債務而設之監獄，座落巴黎 Rue de Oichy，故名。

(註四)包斯 (Beauce) 法古地名，平原，產穀。

(註五)白朗克山 (Mont Blanc) 爲阿爾卑斯山峯之最高者。

(註六)戴阿麥納 (Theramoë) 雅典三十暴君之一，西曆四〇三年被判飲鴆而死。

第二幕

在巴黎白瑞升公館的客廳。——後邊是壁爐；左角爲大門，右角爲普通房間；飯廳設在左邊，中央置圓棹，上舖彩毯，圓棹右邊置安樂椅。

第一場

若（獨自，剛揩好一把有靠手的大椅子。）差一刻鐘十二點……今天先生太太和小姐旅行回來……這是……這是昨天我接到先生的一封信。（讀信。）七月十五日自哥昂諾包寄。我們準於七月七日星期三正午到家。若昂，你要把房間打掃乾淨，窗簾掛好（說道：）這都做好了。（讀道：）你告訴女廚子馬格愛特，給我們準備好午飯，教她預備一個火鍋……一塊牛肉，不要太肥的……另外我們好久沒有吃到海魚了，教她給我們買一條小一點，但是要一條絕對新鮮的比目魚……假如比目魚太貴的話，就煨一小罐小牛犢肉代替。（說道：）什麼都準備好了……先生大約快到了吧……這是他的報紙，他的信，來拜訪他客人留的名片……啊！譬如今天大清早就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先生……他告訴我他是什麼大隊長……他還要來。（外邊門鈴在響。）誰在叫門！……這一定是先生回來了……

我懂得他的聲音！……

第二場

若昂，白瑞升，白太太，亨麗愛特。

（他們攜帶着行囊紙匣等。）

若昂！……是我們！

啊！先生！……太太！……小姐！……

（他把他們的包裹卸下。）

啊！回到自己的家裏，看到自己的傢具，坐在上面，這是多麼的舒服啊！

（他坐在安樂椅上。）

太太（坐在左邊。）八天以前我們就該回來了……

白 我們從哥昂諾包過，我們不能不去看看戴尼爾……他們又苦苦的留我們……（向若昂。）
我不在家的時候，有什麼事沒有？

若 有，先生……信和名片都放在掉上了。

白（拿起來訪客人的名片。）都是些什麼人！（讀道：）亞爾蒙戴斯歐式……

亨（愉快的。）啊！

戴尼爾薩瓦利……勇敢的青年啊……亞爾蒙戴斯歐式……戴尼爾薩瓦利……可愛的青年

啊！亞爾蒙戴斯歐式……

這幾位先生，每天都來問您回來沒有？

你應當去回拜回拜他們啊！

當然了，我就去看他……看這位勇敢的戴尼爾！

還有亞爾蒙先生呢！

然後……我再去看他。

（他站起。）

（向若昂。）幫我把這些紙匣子拿到屋裏去。

是，小姐！（望白瑞升。）我覺得先生胖了。您旅行得一定很好。

好極了！若昂，好極了！啊！你不曉得，我救了一個人！

（懷疑的。）什麼先生？您別要騙我了！……

（他和亨麗愛特由右下。）

第三場

白瑞升，白太太。

白 什麼，別要騙你了？這個混賬，這個畜牲！

太 現在我們是回來了；我希望你能馬上決定一個……我們也不能遲遲的老不回答這兩位青年……而且老是有兩個人在家裏……這也未免太……

白 我，我並沒有變更我的主意啊！……我是喜歡戴尼爾的！
太 爲什麼呢？

白 我不曉得爲什麼……我只覺得他更……總之，我喜歡這位青年！

太 但是那一個呢？……那一個救過你啊！

白 他救過我！總之，他救過我！

太 你不滿意他什麼呢？他的家庭是可敬的，他的地位是超然的……

白 我的上帝啊！我對他並沒有什麼不滿意……不過，我總覺得那個孩子有點兒問題！

太 他並沒有什麼不如那一個的地方啊！

白 我覺得他的態度舉止不很大方。

太 他的態度舉止不大方？

白 是的，他的行爲好像是一個保護人……他的態度……尤其是對於我那一點小小的幫助，總彷彿是很驕傲，很自負似的……

太 但是，他從來沒有和你提過這個啊！

白 是的，我很明白這一層！不過他的態度！他的態度好像給我說：「哼！沒有我……」這簡直是甚過於喋喋不休啊。至於另一個……

太 另一個不停的向你說：「啊！沒有您……啊！沒有您！」這個諛諛了你的虛榮心……這就是爲什麼你偏偏愛上了他的原因。

白 我，虛榮心？我或者有權利有這個吧！
太 噁！

白 是的，太太！……一個人爲了救他的同類，不顧自己的生命，這在他自身實在是可以驕傲的……不過我最喜歡的是我的保守沈默，謙遜……表示我真實的特有的勇敢！

太 但是這一切和亞爾蒙先生沒有關係啊……

白 不過，亨麗愛特，她不愛……她不愛亞爾蒙啊！

太 你怎麼曉得她不愛亞爾蒙呢？

白 天啊！我是這樣假定……

太 不過有一個法子可以曉得這個，那就是先問問她……她愛那個，我們就給她選那一個。

白 好！……不過我們要給她一點暗示就是了！

太 啊，她來了。

第四場

白瑞升，白太太，亨麗愛特。

太 (向走進的亨麗愛特。) 亨麗愛特……我親愛的孩子……你爸爸和我，我們有很重要的話和你說。

亨 和我？

白 是的。

太 你馬上要到結婚的年齡了……現在有兩個青年向你求婚……這兩個人我們都很同意，但是我們不願意違背你的志願。所以我們決定讓你絕對的自由選擇。

亨 怎麼樣？

白 完全的，絕對的……

太 這兩個青年，一個就是亞爾蒙戴斯歐式先生。

亨 啊！

白 (活潑的。) 請你不要參加你的意見啊……

太 另一個就是戴尼爾薩瓦利先生……

白 一個可愛的，高貴的，具有靈感的青年啊，我對他隱瞞不住我所有的感情……

太 但是你為什麼參加你的意見呢！……

伯 我沒有參加我的意見啊！我是證明一件事實！……（向他的女兒。）現在你該明白了……你挑選吧……

亨 我的上帝啊！……您太使我爲難了……您指定那一個，我就準備接受那一個……不！不！你自己決定吧！

太 說罷，孩子！

亨 好罷，既然一定要我選擇一個，那麼我就要選……選亞爾蒙先生了。啊！

白 亞爾蒙！爲什麼不選戴尼爾呢？

亨 爸爸，因爲亞爾蒙先生救過您啊。

白 唉！好罷！去罷。我敢負責說，這是討厭的。

太 好了，你瞧……她一點也不猶豫……

白 啊！親愛的，答應我吧，一個做父親的是不能拋棄他的意見的……讓我想再說罷。

太 （低聲的。）瑞升，那你就是不懷好意了！

白 格羅麗納！……

第五場

人物同上，增若昂，馬堯安。

(向後台。)請進！……他們剛到！

(馬堯安上。)

啊！原來是馬堯安！……

(行禮。)白太太……白小姐……我聽說你們今天回來……所以我請了一天假……我說過，今天正是該我值班啊……

親愛的朋友啊！你真是太可愛了……你就在我們這裏吃早飯罷，我們今天吃比目魚……

不過……假使這不太方便的話……

(低聲向白瑞升。)先生……不是魚，是鱈子肉！

啊！(向馬堯安。)好了，那麼我們不要再說這個了，就等下次再請你罷……

(自語。)怎麼樣！他取消請我的意見了！他一定以為我非在這裏吃午飯不可！(將白瑞升拉到一邊，他太太和他的小姐仍舊坐在安樂椅上。)我特意來和你談談，你臨行那天

借給我那六百佛郎……

你給我帶來了嗎？

馬 沒有……明天我才收輪船公司的利息……但是要在正午……

白 噯！這不忙！

馬 對不起……我急於要把他還清……

白 啊！你不曉得吧……我給你帶了一個紀念品。

馬 （坐在圓棹後邊。）一個紀念品，給我帶的？

白 （坐下。）從日內瓦經過的時候，我買了三隻手錶……一個是給若昂的，一個是那個女廚

子馬格麗特的……一個是給你的，還是打簧錶呢。

馬 （自語。）他把我放在他後面的後面！（高聲的。）總之？

白 在我們到法國的海關以前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領帶裏了……

馬 爲什麼裝在領帶裏呢？

白 啊！爲什麼？那個高興上稅啊。他們問我：「你有什麼東西要報關嗎？」我說：「沒

有。」我就動了一下，這一下你那隻害人的錶，它就得達，得達，得達響起來了！

馬 那麼？

白 那麼我就被他們發覺了……他們就把所有的三隻錶收沒了……

馬 怎麼樣？

白 我受了這樣一個刺激！所以我喊稅關上的人叫做：「殺人的關稅員。」他和我說：「我聽

馬 到它在說話呢。」這種意外的變故太使人懷喪了……它太可愛了，你那個鐘！
（乾燥的。）我還是一樣的感謝你啊……（自語。）他好像還沒有把稅償清的樣子……這
個卑鄙的傢伙啊！

第六場

人物同上，增亞爾蒙。

（報告。）亞爾蒙戴斯歐式先生來了！

（離開她的工作。）啊！

（站起走至亞爾蒙前。）歡迎，歡迎，……我們正在等你呢……

（敬禮。）白太太……白先生……

歡迎……歡迎……（自語。）他總是那樣鬼鬼祟祟的像個保護人！……

（低聲向其夫。）你倒是把他介紹給馬堯安啊。

當然……（高聲的。）馬堯安……我給你介紹介紹亞爾蒙戴斯歐式先生……我這次旅行認

識的一個朋友……

（活潑的。）他救過爸爸！

（自語。）去你的吧，好！……又是這一套！

若 | 亨 | 太 | 亞 | 白 | 太 | 白 | 亨 | 白

馬 怎麼！你路上遇過險嗎？
白 沒有……不過是一點小意外……
亞 不足掛齒的一點小事……
白 （自語。）他總是那樣鬼鬼祟祟的樣子！

第七場

人物同上，增戴尼爾。

若 （報告。）戴尼爾薩瓦利先生來了！……

白 （開心的。）啊，他來了，這位可愛的朋友！……這位好戴尼爾！……

戴 （他向戴尼爾走來，幾乎倒在圓棹上。）

白 （敬禮。）白太太……白小姐……早安，亞爾蒙！

戴 （用手拉住戴尼爾。）來，我和你介紹介紹馬堯安……（高聲的。）馬堯安，我和你介紹

白 一位好……我一位最好的朋友……戴尼爾·薩瓦利先生……

馬 薩瓦利！開輪船公司的薩瓦利！

戴 就是我。

白 啊！沒有我，他明天就不能付你的利息了。

馬 爲什麼？

白 爲什麼？（自負的。）這很簡單，因爲我救了他啊！

馬 你救了他？（自語。）他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救濟生命了！

白 我們一塊兒在冰海上……白朗克山沈靜的莊嚴的對着我們……

戴 （自語。）他又在講戴阿麥納的神話了！

白 我們很費思索的沿了一條險惡的小路。

亨 （展開一張報紙。）喂，爸爸，您的名字怎麼登在報上了！……

白 什麼！我的名字登在報上了？

亨 您瞧……在這兒！

白 （她將報紙遞給他爸爸。）

白 你們就要瞧見我在法官面前截筋斗了！（讀報。）「沙穆尼通訊……」

全體 啊！

白 （他們都湊在一起閱報。）

白 （讀報。）冰海最近之一幕慘劇……戴尼爾薩……先生誤墮冰窟。目視此慘劇者爲白瑞升

先生（經其允許如此稱呼）（說道。）這是怎麼回事！是的，我是允許他們這樣稱呼我

的！（讀道。）白瑞升先生爲巴黎著名之商人，且爲一家之長，竟能鼓其勇氣，奮不顧

身，挺入冰窟……」（說道。）這一點不錯！「卒於努力營救之後，幸將其同伴救出險境。白瑞升雖獻身於此可歌可泣之事件，但彼却拒絕各界人士之贊頌……舉國仕商對此莫不成表敬佩云！」

（自語。）三個佛郎一行啊！

（徐徐的重複的讀着最後的句子。）「但舉國仕商對此莫不成表敬佩云。」（向戴尼爾十分感動的。）我的朋友……我的孩子！給我接一個吻吧！

（他和戴尼爾接吻。）

（自語。）我絕對，我絕對有門路了……

（以報紙示人。）我雖不是一個革命黨員，不過，我可以高聲宣布，這種新聞是很有價值的！（將報紙插入他的衣袋，自語。）我要買它十份！

我說，瑞升啊，假如我們把亞爾蒙先生那種可歌可泣的壯舉也投到報紙上呢？
噫！是啊，那恐怕是最漂亮的一段了！

（活潑的。）那有什麼用！況且報紙也不能老給我私人利用……

（上，手裏拿着一張紙。）剛才門房交給我先生一張賬單。

一張賬單！

不要大驚小怪罷！我非但不欠任何人的賬……而且還有欠我的賬呢……

馬 (自語。)這是說的我吧！

白 (注視着那張紙。)因為侮辱了政府的官吏，一張到第六分局的傳票。

全體 啊！上帝啊！

白 (讀傳票。)據法國稅關辦事處馬熙君之報告……

(馬義安轉回來。)

亞 這是什麼意思。

白 我不是說過一個稅關檢查員扣了我三隻錶嗎？……我當時對他很不客氣……我曾管他叫

「殺人的關稅員！……」

馬 (站在圓棹後。)這太嚴重了！太嚴重了！

白 (憂愁的。)什麼？

馬 這樣重大的非法行動，公然侮辱政府的官吏，反抗繳納國家應征的稅收！

白 這可怎麼辦呢？

馬 應判十五天至三個月坐監罪……

全體 坐監！……

白 教我已經活了五十歲，生平毫無過失，品行端正的人去坐監……我也坐在那種不名譽的長凳子上？不成，不成！

馬 (自語。)這太好了！這告訴他還沒有把稅償清，啊！

白 啊！老朋友啊，我的前途算是粉碎了。

太 哎呀，你怕什麼！

摩 爸爸！

戴 拿出點勇氣吧！

亞 不要忙！我或者可以把你救出來。

全體 哼？

白 你嗎？我的朋友……我的好朋友啊！

亞 (走向白瑞升。)我和稅務司一個高級職員很有交情……我馬上就去看他……他或者可以

命令那個檢查員把呈子收回。

馬 我看沒有這麼容易吧！

亞 爲什麼呢！這不過是一時的氣憤……

白 我真是太後悔了！

亞 把那張傳票給我……我很有把握……您不要憂愁了吧，我的勇敢的白先生……

白 (感動的，握亞爾蒙手。)啊！戴尼爾(繼續的。)不，亞爾蒙！來，我應該和你接吻啊！

(他們接吻。)

〔亭〕（自語。）好！好！

（她和她母親又走回。）

〔亞〕（低聲向戴尼爾。）現在輪到我有門路了！

天啊！（自語。）我想我是遇着對手了，我倒是一個島產的狗子面前了。

〔馬〕（向亞爾蒙。）我和你一齊走。

你要離開我們嗎？

馬：是的……（傲慢的。）我到城裏去吃午飯！

〔他同亞爾蒙下。〕

〔太〕（接近她的丈夫，低聲的。）我說，你現在覺得亞爾蒙先生怎麼樣？

他嗎？他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天使！一個天使啊！

你還游移把你女兒嫁給他嗎？

太：不，我再不游移了。

總之，我很曉得你，你內心除了戴尼爾，還是什麼人也沒有。

太：啊！這是個可憐的孩子啊！你想想看！

天啊！你反正是不贊成送個便條請他走的！

白：嚙！不不！

太 那麼我留你在這和他……你要拿出點勇氣啊！（高聲的。）亨麗愛特，來啊！（向戴尼爾告別。）先生……

（她由右下，亨麗愛特隨其後。）

等八場

白瑞升，戴尼爾。

戴（一邊自語，一邊往下走。）這很明白，我是失敗了……不過假如我能……

白（在後面自語。）這位勇敢的青年，……這很使我為難……好好，不這樣又怎麼辦呢！（高聲的。）我的親愛的戴尼爾啊……我的好戴尼爾啊……我有一個消息，很高興告訴你。

戴（自語。）我們反正是這樣了！

（他們都坐在安樂椅上。）

白 你很瞧得起我，所以你才向我女兒求婚……我當然也很讚成你這種計劃，不過這種環境，……這些意外的變故……你的朋友，亞爾蒙先生這樣的給我幫忙……這些我都明白了。

白 因為她們總是這樣的胡說八道，說亞爾蒙救了我的性命！

戴 那麼你抓到的那棵小松樹呢？

白 當然啊！……那棵小松樹……不過它太小了，……它可能的會斷……而且我還沒有抓住它啊。

戴 啊！

白 不，還不是完全這樣……現在這個出人頭地的人，又東奔西跑忙着救我出獄……我應該爲他光榮……爲他光榮啊！

戴 白先生，情感太使你衝動了。我是想遍了方法克制它的……真的嗎！你不要情感嗎？

白 我只記得你的勇敢……你對我的奮不顧身……

戴 （握住他的手。）啊！戴尼爾啊！（自語。）這真太感動人了，我是多麼的愛這個孩子啊！（站起。）所以，在我動身以前……

白 什麼？

戴 在我離開您以前……

白 （站起。）怎麼樣！你要離開我嗎？你？爲什麼呢？

戴 因爲我不能再繼續我的訪問，累及你的小姐……而且這對我也很痛苦。得了罷，別說了！這樣對我營救出唯一的人嗎！

戴 噫！況且你的影子它不離開我啊！……我擬了一個計劃……我打算畫一幅圖畫，我對這件事已胸有成竹，冰海一幕英雄的戲劇啊。

白 一幅圖畫！一定要把我畫在上面了！

戴 我已經寫信給我們一位最出名的畫師了……一個專爲了傳之於後世，子子孫孫工作的畫師啊……

白 專爲了傳之於後世，子子孫孫而工作的畫師！啊！戴尼爾啊！（自語。）這真是太少有了，我是怎樣的愛這個孩子啊！

戴 最特別的我就是這樣的人啊……

白 我想很對！我也是這樣的人！

戴 不過這種工作，需要你給我們五次或者六次見面的機會……

白 沒有關係，老朋友！就是十五次，二十次，三十次！這一點兒也不會使我討厭的！我們站在一起好了！

戴 （活潑的。）啊！不……我不能站在上面！

白 爲什麼呢？

戴 因爲……我們要設計這幅畫的佈局啊……在這幅畫上我們只能看見白朗克山……

白 （憂愁的。）那麼我呢？

戴 白朗克山和你啊！

白 對了……我和白朗克山……它沈靜的，莊嚴的……啊，這太好了！……可是你呢？你在那兒呢？

戴 我在那個洞裏！……在那個洞底啊，……人們只能看着我捲縮的兩隻手和我的哀求。……這是一幅多麼偉大壯觀的圖畫啊！

白 我們可以把它陳列在博物院……

戴 凡爾賽博物院嗎？

白 不，巴黎博物院……

戴 啊，是的……陳列在博覽會！

白 然後我們把這故事的經過記在一本小冊子上……

戴 不，我們不要寫什麼銀行呀！什麼前記後記呀！我們只簡簡單單把那一天報紙上的標題寫在上面……「沙穆尼通訊」就成了。

白 這未免太乾燥了。

戴 是的……那麼我們再商量吧！（吐露真情的。）啊！戴尼爾，我的朋友啊！……我的孩子啊！

白 再會，白先生……我們不要希望再見面了……

白 不！這是不可能的！這是不可能的！這門親事……還一點沒有決定啊……
戴 但是……
白 不要離開我們吧！我要求你這樣啊！
戴 （自語。）算了罷，你別要胡說八道了！

第九場

人物同上，增若昂與馬吉爾大隊長。

若 （報告的。）馬吉爾大隊長來了！

白 （吃驚的。）這是怎麼回事？

大 （上。）對不起，諸位！我太打攪你們了！

白 沒有的事。

大 （向戴尼爾。）我能和您談話，我覺得非常之榮幸，您是白瑞升先生嗎？

白 先生是我，先生。

大 啊！……（向白瑞升。）先生，我足足找了您十二天。巴黎這地方姓白的真多……我已經訪問過約有一打以上的白家……我立志非找到你不止……

白 （指給他圍棹左邊一個坐位。）你找我有什麼事？

（他坐在安樂椅上。戴尼爾走開。）

大 （坐下。）說不上是什麼事……請您答應我先向您提一個問題！一月以前到冰海去旅行的是您嗎？

白 是的，先生，那就是我！我該是有資格自誇我的旅行吧！

大 那麼在旅客留言簿上寫：「這個大隊長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傢伙。」的一定是您了。

白 怎麼樣！你就是……？

大 是的先生……我就是那個不學無術的傢伙！

白 好極了！

白 （他們互相點了一下頭，但不是敬意。）

戴 （走下來，自語。）天啊！暴風雨要來了……

大 我本不是一個好和人吵嘴的人，更不是一個好和人爭鬪的人，不過我不高興讓旅館留言簿上，我的名字旁邊，有這樣一種批評……

白 那是因為你在頭一頁上已經批評了我……更刻薄的批評啊！

大 我批評了你？我是要證明冰海的「海」字（mer）末尾沒有「e」！你可以去查查字典……（註見前。）

白 唉！先生，你不必改正我……那是我故意拼錯的啊！這和你有什麼相干？

（他們同時站起。）

大 對不起，站在我的立場，法蘭西文字就等於一個可愛的同胞，……一個門第很高貴很嫺雅的女士，你對它這樣，未免太殘忍了一點兒……你比任何人都曉得它啊！

我？……

大 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假如我僥倖在外國遇着她的時候……我絕對不許任何人弄一點泥水在她的禮服上的。這是一種騎士好義與國籍的問題。

大 啊，原來如此！那麼先生，你是不是有意要教我一課書呢？

大 我決沒有這個意思……

大 啊！這還不算是不幸！（自語。）他讓步了。

大 我倒不要教你什麼書，我不過是很客氣的來請求你給我……一個解釋就是了。

大 （自語。）馬吉爾！……這一定是一個冒牌的大隊長。

大 兩種當中，反正有一種，怎麼樣，你一定要堅持到底嗎？

大 我并沒有一點這種意思。你以為這或者可以恐嚇我是不是？先生……你聽到嗎？我就要拿出我的勇敢的證據了。而且我會拿給你看的……

大 你的證據在那兒？

大 在博覽會上……下年度……

大 嗽！對不起！我決不能等到那時候……爲了簡單起見，書歸正傳：你撤消不撤消那個批評，撤？還是不撤？

白 我決不能撤消！

大 那你要小心啊！

戴 白先生！

白 我決不能撤消！（自語。）一個光桿大隊長！

大 那麼，白先生，我希望明天正午同着我的證人在馬爾麥宗森林光榮的等候着你……

戴 大隊長！你能答應我說一句話嗎？

大 （走回。）我們在衛兵那裏等你？

戴 不過，大隊長……

大 一千個對不起……我和一個地毯傢具商人有個約會……明天見吧……正午啊……（敬禮。）諸位先生……我太榮幸了……

（他走下。）

第十場

白瑞升，戴尼爾，繼而若昂上。

戴 天啊！你做事太魯莽了！尤其是對於一個大隊長！

白 他嗎！一個大隊長！別要胡說八道了！真正的大隊長，他是不是肯拿指摘別人的辦法錯誤來做消遣呢？

戴 這有什麼關係！這是應當查問，應當調查的啊……（他以手按壁爐上的電鈴作響。）我們應該曉得這是對誰啊。

（上。）先生喊我嗎？

白 （問若昂。）你爲什麼讓剛才從這兒出去的這個人走進？

若 先生，他今天早晨已經來過了……只是我忘記把他的名片給您看了……
戴 啊！他的名片！

白 拿來給我看看！（讀道。）馬吉爾前任亞爾西利步兵第二隊大隊長。

戴 一個亞爾西利的步兵！

白 工兵！

若 什麼？

白 沒有什麼！去你罷！

（若昂下。）

戴 好了！你現在的地位可了不起了！

白 你教我怎麼樣呢！我實在是太魯莽了……一個這樣有禮貌的人……我還以為他是一個書記呢。

戴 這可怎麼辦呢？

白 應當趕快想一個辦法……（嘆了一口氣。）唉！……

戴 有什麼辦法啊？

白 沒有，沒有，沒有辦法！我侮辱了他，他要和我決鬥！……再會！……

戴 你到那裏去？

白 我去把我的事情安排一下……你是曉得的……

戴 然而……

戴 尼爾，……你瞧着罷，危險雖已臨頭，白瑞升却是不會長縮的！

第十一場

戴 尼爾獨自。

戴 那麼就讓他這樣去罷！……這是不可能的！……我不能讓白先生去和一個亞爾西利的步兵決鬥啊……但是這位老先生，他有的是勇氣！……我認識他，他是不肯讓步的……站在大隊長那一方面……總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爲了拼音的錯誤！（尋找狀。）那麼我們瞧罷！

……假如我事前告訴政府當局呢？啊！不！……事實爲什麼不能呢？沒有人曉得啊。況且除了這個，我也想不到別的方法啊……（他在靠近進門的一張棹上，拿起一張吃墨紙和一瓶墨水，坐在圓桌一邊。）寫一封信給警察總監……（寫道。）總監先生……我很榮幸……（邊說邊寫。）一個巡夜的將要在一個指定的時候從那裏經過……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將要預備好了……這種正義也將要被保全了。（他將信摺起加封後又放在原來的地方。）現在是立刻把這封信送去的問題了……若昂該是在這裏罷！（他邊下，邊喊。）若昂！若昂！（他由前廳下。）

第十二場

白瑞升獨自，他手裏拿着一封信。

白
（讀信。）「總監先生：我想這是應該預先告訴您的吧，兩個無知之徒，決定在明天十二點差一刻決鬥……」（說道。）我寫明十二點差一刻，爲的是人們可以準時而到的啊。一刻該是足夠了罷！……（再讀他寫的信。）「十二點差一刻……在馬爾麥宗森林，會面的地方約好是在門口衛兵那裏……這關係您最高行政當局，謹防人民生命的事。戰士當中，一個是一個告退的商人，且爲一家之長，對我們的教育有忠實的信仰，在他們的區上亦爲人所

共知。幸希懸納注意，總監先生等等……」他不要以為我怕了這位大隊長罷！……現在立刻就把這封信送出去罷……（他寫道。）「急件要信！」……像這樣就可以送到了……若昂呢？

第十三場

白瑞升，戴尼爾，繼而白太太，亨麗愛特同上，最後若昂上。

（由後上，信還拿在手裏。）簡直是找不到這個聽差。（瞥見白瑞升。）啊！（他藏起他手裏的信。）

戴尼爾！

（他也藏起他手裏的信。）

怎麼樣了，白先生？

你瞧罷……我不是很鎮靜嗎？……好像青銅一樣的鎮靜嗎？（瞥見他的太太和他的小姐。）別說了，我太太來了！

（他下。）

太（向她的丈夫。）瑞升，亨麗愛特的鋼琴教師，剛才送給我們明天……正午幾張音樂演奏會的入場券……

（自語。）正午！

這是我的面子。您可以陪我們去嗎？

這可不成！明天我整天都沒有工夫！

我曉得你一點事也沒有啊！……

有，我有一件事……很重要的一件事……請你問一問戴尼爾……

是的，很重要的一件事！

你們的樣子太嚴重了！（向她的丈夫。）你的臉總有一尺長，它告訴我你怕了。

我？怕了！你們到場上來看我好了！

（自語。）唉！

到場上去？

（自語。）天啊！怎麼，我都說出來了！

（疾走，向其父。）爸爸！你要和人決鬪！

對了，是的。我的孩子，我本來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你的，可是我忘記了，你的父親要作戰了！……

和誰？

和一個亞爾西利步兵第二隊的大隊長。

（恐怖的一聲。）啊！上帝啊！

明天正午，在馬爾麥宗森林決鬪，門口衛兵那裏會齊。

（走向他。）你瘋了！……你！憑你一個鄉下人！

太太，我何嘗贊成這個決鬪呢……不過一個人也應當維持他的尊嚴的立場！（拿出他的錢，自語。）若昂到底到那兒去了？

（自語。）不成！這絕對不成！我可受不了……（她走至靠在最後的棹前，獨自寫道。）「總監先生……」

（上。）午飯已經預備好了。

（走近若昂。低聲的。）把這封信照寫好的地址送去……愈快愈好！

（他離開若昂。）

（低聲向若昂。）把這封信照寫好的地址送去……愈快愈好！

（他離開若昂。）

（低聲向若昂。）把這封信照寫好的地址送去……愈快愈好！

好了，去吃飯罷！

（獨自。）我去喊亞爾蒙先生來。

（她由右入。）

太 （在下場以前，向若昂。）噓！不要響！

戴 （同上。）噓！不要響！

（他們三人次第而下。）

若 （獨自。）這是什麼玩藝啊！（讀三信的地址。）「總監先生……總監先生……總監先生……」（吃驚的，高興的。）哈哈！原來都是送到一個地方去的！

第四幕

在一個公園裏。——有長凳，椅子，鄉郵式的棹子；右邊爲一亭，可通達。

第一場

戴尼爾，繼而白瑞升上。

戴 (由後面左邊上。) 十點鐘了！約的時間是在正午。(他走近亭邊，用嘴唇作出一種聲音。) 噓噓！噓噓！

白 (由廳子的門口，探頭向外望。) 啊！原來是你……不要響，……我一會兒就來。

(他退回廳子。)

戴 (獨自。) 這位可憐的白瑞升先生！他準是一夜都沒有睡好……幸而這個決鬪還沒有到。

白 (由廳子裏走出，穿了一件寬大的大衣。) 我就在這兒……我等你好久了啊！……你覺得怎麼樣？

白 我覺得像青銅一樣的鎮靜！

戴 我帶來的劍擺在車子上。

白 (將他的大衣打開一半。) 我，我的在這裏。

戴 怎麼一對！

白 一把怕它會斷……我決不讓我發生一點困難。

戴 (自語。) 這毫無問題，這是一個獅子！…… (高聲的。) 馬車停在門口！……假如你要用的話……

白 等一會兒罷，現在幾點鐘了？

戴 十點鐘了。

白 我不高興早到！……也不高興晚到。(自語。) 因為那樣是會美中不足的。

戴 你的話很有道理！……祇要準時到場就很好。(自語。) 因為那樣是會美中不足的。

白 早到！……好像是虛張聲勢……晚到好像是猶豫不決；況且我還要等馬堯安……我昨天晚上給他寫了一封快信。

戴 啊！他來了！

第二場

人物同上，增馬堯安。

我收到你的信以後，我就請假來了；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！

馬堯安……再等兩個鐘頭，我就要和人決鬪了！……

你和人決鬪？別要胡說了！你用什麼東西和人決鬪？

（展開他的大衣，露出他的寶劍。）就用這種東西。

寶劍！

我打算請你做我的助手。

（戴尼爾走開。）

請我做你的助手？對不起，朋友，這可不成！

爲什不成？

我必需去上班啊！……不然，我會被革職的。

你不是說，你已經請了假嗎？

但是我不能做決鬪的證人啊！……做決鬪的證人是常常會吃官司的！

馬先生，我以爲我對你幫的忙，很能夠使你沒有法子拒絕，把我從我生平最危險的境地營

救出來的。

（自語。）他責備到我借他那六百佛郎了！

不過，假使你是怕連累了你的話……是的，你是怕了。

馬

馬

馬

馬

馬

馬

馬

馬 我什麼都不怕！……（作苦不堪言狀。）不過我很不自由……你曉得我是給報答恩惠的繩子鎖住了的人。（咬牙切齒的。）啊！報答恩惠啊！

戴 （自語。）又一個這樣虛情假意的人！

馬 我只要你一件事……我準在兩個鐘頭以內回來……我去收我的利息……我馬上就把你的款歸給你……我們就算一筆勾清！

戴 我想現在是動身的時候了。（向白瑞升。）假使你要向白太太和白小姐話別的話……

白 不！我打算把這一件事瞞住她們，……因為這會使她們哭泣呼號！……她們一定要牽住我的衣服，把我拉住……我們去罷！（從後台傳出歌唱聲。）我的女兒來了！

第三場

人物同上，增亨利愛特，繼而白太太上。

亨 （歌上，手裏提着一把噴水壺。）哈哈哈哈哈！……啦啦啦啦！（說道。）啊！是你啊，我的小爸爸……

白 是我……你看……我們去了……和這兩位先生一起去了……這是應該的啊！……（熱烈的吻她。）再見！

亨 （安靜的。）再見，爸爸。（自語。）這沒有什麼可怕，媽媽已經寫信通知警察總監了

……我，我也通知過亞爾蒙先生了。

（她走去澆花。）

（擦他的眼睛，并以爲他的女兒會走近他。）好了，別哭罷！……假使你從此再不能見我，你可以計劃……（停止，如夢初醒的。）啊！她澆花去了

（自語。）這真是豈有此理！不過這也是活該啊！

（手裏拿着一束花，向她的丈夫。）瑞升……你要折幾朵荷花戴嗎？

太太！

我採了一束，插我的花瓶。

採花！……在這個時候，請聽尊便罷……我要去了，加羅麗納。

（安靜的。）啊！你要到那裏去了？

是的……我要到……到那裏去了，和這兩位先生。

去罷！不要忘了回來吃午飯。

嗯？

（自語。）她這樣的若無其事……是不是已經不愛我了呢？

（自語。）所有白家的人全都把靈魂失掉了！這也是活該啊！

時候到了……你應該去赴你正午的約會了……

白 馬 戴

白 (活潑的。) 是啊!

太 (活潑的。) 是啊! 你沒有時間再耽誤了。

亨 快點罷，爸爸!

白 是的……

馬 (自語。) 送他去的就是她媽啊! 好美滿的家庭啊!

白 好了，加羅麗納，我的女兒，再見! 再見罷!

(他們同下。)

第四場

人物同上，增亞爾蒙。

亞 (由後上。) 白先生，請你先不要去了，你們的決鬪舉行不成了。

全體 這是怎麼回事?

亨 (自語。) 我早就相信亞爾蒙先生了!

太 (向亞爾蒙。) 可是你告訴我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……

亞 這太簡單了……我馬上就要把馬吉爾大隊長送到監獄裏去了。

全體 監獄?

戴 (自語。)我的對手，好能幹啊！

是的是的！……這件事在一月以前我們就商量好了……只是我找不到一個最好的機會。(向白瑞升。)現在這樣辦，既可以使他滿意……又可以給你解決困難問題！

太 (向亞爾蒙。)啊！先生，我們應該怎樣感激你的恩惠啊！……

亭 (低聲的。)你是我們的救星！

白 (自語。)啊，我不贊成這樣辦……我已經把我的事情安排好了……十二點差一刻，人家就要來干涉我們了。

太 (走向她丈夫。)可是你到底謝謝他啊！

白 謝謝誰？

太 當然是亞爾蒙先生啊。

白 啊！是的，(乾燥的，向亞爾蒙。)先生，謝謝你。

馬 (自語。)這可把他的喉嚨給堵住了。(高聲的。)我馬上就去取我的利息。(向戴尼爾。)你相信銀行還沒有關門吧？

戴 是的，一定還沒有關門。白先生，我有一輛車子停在外面，我去給你把它趕來，我們一會兒再見；你要給我一個回答啊！

太 (低聲，向亞爾蒙。)請你在這兒等一下。白先生說今天就宣佈他的意見！這個時機是很

可貴的，提出你的請求罷。

你相信？……這是……

（低聲的，）勇敢點罷，亞爾蒙先生！

這話是你說的嗎？啊！這是怎樣的幸福啊！

再見，白瑞升。

（敬禮。）白太太……白小姐……

（白太太，白小姐由右下，馬堯安與戴尼爾由後面左下。）

第五場

白瑞升，亞爾蒙，繼而若昂與大隊長上。

（自語。）我絕對不贊成……絕對不贊成！……我費了一夜的工夫，寫信告訴我的朋友，我要和人決鬪了……這樣我不是要給人家笑死嗎？

（自語。）我應該好好的準備一下！……我應該試試看啊。（高聲的。）親愛的白先生……

（冷淡的。）先生，你要說什麼？

（亞）我能把這件討厭的事情跑成功，我都高興的說不出話來了……

白 (自語。)他的態度永遠是鬼鬼祟祟的！(高聲的。)至於我，先生，我後悔你剝奪了我給那位文法先生上一課文法的愉快！

怎麼樣！但是你不明白你的敵人啊……

白 不是一個亞爾西利步兵第二隊的大隊長嗎？……而且以後呢？我尊敬軍隊……但是我也曉得觀察軍隊。

(他傲慢的由亞爾蒙面前走過。)

(上，報告。)馬吉爾大隊長到。

嗎？

他？

你不是說已經把他送到監獄裏去了嗎？

大白 亞爾蒙 (上。)實際我是在那裏啊，不過我出來了。(瞥見亞爾蒙。)啊！亞爾蒙先生，我來給

你算一算連訴訟費，我一共欠你多少錢……

好極了，大隊長！……我想你總不會恨我吧……你不是很高興到監獄裏去嗎。

大 是的，我愛監獄……但是我和人決鬥的時候就是例外了。(向白瑞升。)先生，我很抱

歉，教你久等了……現在我聽候你的命令了。

若 (自語。)啊！這個可憐的鄉下人啊！

白 先生，我想，你假使以爲我對於這件事當真駭怕的話；那你就賠償我的損失了？

亞 當然要賠償你的損失！因爲剛才這位先生還向我表示他悔恨不能和你相遇呢！

大 〔向白瑞升。〕先生，我一向就相信，你是一個忠實的對手。

白 〔高傲的。〕先生，我很喜歡我能做到這樣的一個人。

著 〔自語。〕這個鄉下人，你倒是很有骨氣，

大 我的證人都在門口……走罷。

白 走罷！

大 〔掏出他的錢。〕十二點了。

白 〔自語。〕已經……十二點了！

大 我們兩點鐘可以到那裏。

白 〔自語。〕兩點鐘！怕他們已經走了。

亞 你說什麼？

我……我說……諸位先生：我總以爲有些貴族，可以認識他們的錯誤的。

〔吃驚。〕哼！

他說什麼？

白 若昂，……你到外面去！

亞 我也到外面去……

大 噯！對不起！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去做證人。

亞 不過……

大 請你不要去罷。

白 大隊長，您是一個勇敢的軍人……可是我呢……我愛軍人！我承認我在您面前是錯了……請您這樣想吧……（自語。）天啊，在我用人的前面！（高聲的，）請您這樣想吧，我既沒有這種願望！（他做了一個暗號，叫若昂出去；但是他好像不懂似的。自語。）好了，去不去由他罷，反正今天晚上我是要把他趕出去的。（高聲的。）更沒有這種意思……侮辱一個我所尊敬和崇拜的人啊！

若 （自語。）這位主人，他在編圈套了！

大 先生，那麼你這是道歉了？

亞 （活潑的。）啊！這是後悔啊！……

白 不要起哄罷！不要起哄罷！請大隊長說罷。

大 這到底是後悔呢？還是道歉呢？

白 （猶豫的。）這是……一半後悔……一半道歉……

大先生，你在蒙當威爾旅館留言簿上用楷書寫道：「這個大隊長是一個……」
（活潑的。）把這個取消好了！我一定把他取消啊！
大你把這裏的……取消了……但是那裏的呢！它恰好寫在一頁的正中間，以致所有的旅客都

可以看見。

白啊！天啊！爲了這個，只有我親自回去把它塗掉啊。

大我可不敢這樣請求你，不過，你既然和我這樣提議……

白我？

大好罷。我就接受你的提議好了。

白那麼請你答應我……

大啊！我並沒有教你今天就動身回去……不，明天罷。

白什麼？

大什麼？你可以乘頭一班車去，並且蒙你的高興把那兩行惡意的，你當時出口成章所寫的原
文塗去……這也是你應當對我盡的義務。

白是的……這樣說……我是應該轉回瑞士了。

大蒙當威爾最初是屬於薩瓦；現在是歸法蘭西了。

白法蘭西！萬國之王的法蘭西！

這沒有好遠啊！

〔大〕（諷刺的。）我現在只有尊重你給我和解的情感了。

〔白〕我不願意流血啊！

〔大〕（笑。）我可以宣佈，我是完全勝利了。（向亞爾蒙。）戴斯歐式先生，我還有幾張通用券，假如你肯幫忙給我調換的話，我總是要請求你的。（敬禮。）諸位先生，我這裏很榮幸的向你們告辭了！

〔白〕（敬禮。）大隊長……

（大隊長下。）

〔若〕（憂愁的向白瑞升。）好了，先生……您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。

〔白〕（爆裂的。）你，你這個畜牲！我馬上就把你的賬給你結清！去捲你的舖蓋捲罷。

〔若〕（喫驚的。）啊！我犯了什麼錯兒呢！

（他由右下。）

第六場

亞爾蒙，白瑞升。

〔白〕（自語。）我還說什麼呢？……我道了歉！人們不久會在博物院看着我的畫像……但是這

是誰的錯兒？這是亞爾蒙先生的錯啊！

（在後面，自語。）可憐的人啊！我不曉得和他說什麼好。

（自語。）啊！他爲什麼還不滾蛋呢？他難道對我還有什麼報効的地方嗎！……好漂亮的報効啊！

白瑞升先生？

先生？

昨天我離開您的時候，我就去找我的朋友！……他是稅關上一個職員！……您的事我已經託他了。

（冷淡的。）你太好了。

已經沒有問題了！……他們不會再繼續控告你了。啊！

只是請你給那個檢查員寫幾個道歉的字就是了。

（爆裂的。）好罷！道歉！又是道歉！……你爲什麼自始至終老愛管這些閒事呢？但是……

你是不是不能放棄你時時刻刻注意我的習慣呢？

你說什麼？

白 我是說你什麼都要管！是誰請你攔住那個大隊長的？沒有你，我們正午已經到那裏了！

亞 但是並沒有人阻擋你在兩點鐘去啊！

白 這就不能相提并論了。

亞 爲什麼？

白 你問我爲什麼嗎？因爲……不，你不曉得爲什麼！（憤怒的。）先生，你的忙幫得太多了！太多了！從今以後，假使我再掉在一個洞裏，我一定請你不要管我！我情願給導遊一百個佛郎……因爲這就值一百個佛郎啊……這有什麼可驕傲的呢！我更要請你不要改變我們決鬥的時間，讓我自己去坐監吧。假設這是我的嗜好的話。

亞 不過，白先生……

白 我不喜歡那種自命不凡，好管閒事的人……這是一種錯誤！你侵犯了我的……請你答應……

亞 不成，先生，我！我不能受任何人管制了，你的忙幫得太多了！太多了！（他由前庭下。）

第七場

亞爾蒙，繼而亨麗愛特上。

亞 (獨自。)這真教我莫明其妙了……我簡直是糊塗了！

亨 (由左上，在舞台深處。)啊！亞爾蒙先生！

亞 亨麗愛特小姐！

亨 (你和我爸爸談過話了嗎？)

亞 談過了，小姐。

亨 怎麼樣了？

亞 (我證明他在咬牙切齒的恨我。)

亨 你和他說什麼話來着？這是不可能的。

亞 他一直責備到我不應該在蒙當威爾救他！……我想他會拿一百個佛郎給我做報酬的。

亨 一百個佛郎！

亞 他說這就是救一個人的代價！……

亨 這真是可惡！……這簡直是忘恩負義……

亞 我覺得我不離開這兒，會使他難過，會使他感覺不快的……小姐，我只有向你告別了。

亨 (活潑的。)這是那兒的話！你不能離開這兒！

亞 這有什麼辦法呢？只有戴尼爾他才有資格向你求婚。

亨 (戴尼爾先生？……可是我不要他！)

亞 (快樂的。)啊!

亞 (繼續的。)我母親不贊成啊!她不管什麼爸爸的意見不意見;她很感激你,她,她很喜歡你……剛才她還告訴我:「亞爾蒙先生是一個忠厚人!……一個有心腸的人,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歡的一個人,我預備答應他……」

亞 不過她最喜歡的……是你啊!

亞 (天真的。)我也這樣想。

亞 啊!小姐,我應該怎樣的謝謝你啊!

亞 那兒的話,應該媽媽謝謝你啊。

亞 你呢,小姐,你能夠答應我,你像媽媽一樣的喜歡我嗎?

亞 (難為情的。)我嗎,先生!……

亞 啊!說啊,我求你這樣……

亞 (她低下眼睛。)先生,假設一個女孩子受過良好的教育,她總是和她母親一樣的。

亞 (她逃走。)

第八場

亞爾蒙,繼而戴尼爾上。

亞 (獨自。)她愛我！她告訴我她說她愛我！……啊！我，我是怎樣的幸福啊！……
戴 (上。)早安！亞爾蒙。

亞 是你啊！……(自語。)可憐的孩子！

戴 現在是最後的關頭了！……白先生正在攷慮這個問題……在十分鐘以內，我們就可以曉得他的回答了。我的可憐的朋友！

亞 你說什麼？

戴 我們最近在旅行當中所做的事，你實在可以說是一錯再錯……

亞 (吃驚的。)到？

戴 啊！亞爾蒙，我愛你……我要供獻給你一個很好的意見，……也是爲了下一次啊！你有一個很大的錯誤！

亞 什麼錯誤？

戴 你太好幫人家的忙了！……這是一種不幸的偏見！

亞 (笑。)啊！譬如？

戴 你相信我罷！……我的生活經驗比你多。而且我所處的社會……更要前進些！在你給一個人幫忙之前，第一你就應該認真攷查這個人，是不是一個混蛋。

亞 爲什麼呢？

因為一個混蛋，他不能長久的擔當這種可以壓碎人的，我們叫做感恩的情義；而且還有一種專注重精神作用的人，以為他們的地位是這樣的不平凡……

（笑。）好罷！你發表你這種不近情理的思想罷！

你要我舉一個例子嗎：比如白瑞升先生……

（由門口將頭探入。）他們在議論我什麼？

請你答應我，不要把他列入上等人當中吧。

（白瑞升躲進門後，少停片刻。）

而且他對你是愈來愈討厭了。

我對這種情形實在是怕得很啊。

最重要的是你救過他的命，你或者會想這個紀念，一定可以喚起他一種偉大的犧牲！不，

事實決不是這樣，能夠使他回憶的只有三件事：第一是他不曉得怎樣上馬；第二是他不該

用馬刺，雖然他太太忠告過他。第三是他在大眾面前栽了一個可笑的筋斗……你沒有表示

一點他有勇氣去對付這個決鬥……

是的，不過……

這就好像在一個烟火裏，應該有最精彩的一齣一樣；可是你好像二加二等於四，那樣揭穿了他的一切醜事，你一點也沒有表示他的勇氣，可以對付這個千載難逢的決鬥啊。

亞戴

亞戴

亞戴白戴

戴

你這是怎麼說呢？

我一向對他都是……看事做事，不過我也常常幫他的忙……

啊！你算是把他看透了！

是的，不過，我，我躲藏起來了……我用假面具掩蔽起來了！當我每一想起我和你那種同樣不幸的時候，我簡直就好像裝在袋子裏掉在火藥箱裏一樣，一點光明也沒有了！這教我從那兒說起呢……

但是這也不應該強迫任何人吧？

啊，不，你應該選定你的犧牲者，在夜間動手啊！我的結論就是說白瑞升恨你！你的出現使他喘不過氣來，你是他的恩人，他等於你的下屬，你可以把他消滅了啊！

但是，這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！……

忘恩負義是一種很複雜的自尊，驕傲……一個可愛的哲學家說過：「這是一種心靈的自信。」這就是說白瑞升是法國馬車製造者當中一個最有自信的馬車製造人！我早就看出這個了……所以我馬上就採取了一個和你完全相反的方法對付他。

你採取的是什麼方法呢？

我故意讓我自己滑下去的啊！……滑到一個小洞！……并不危險的小洞啊！故意的？

你不懂嗎？把這個機會給一個馬車製造人，救救他的同類，對他也並沒有什麼危險，這才是一種妙計呢！也就從那天起，我就做了他快樂的對像；他的勝利品，他戰爭的武器！只要我一露頭，他就笑臉開放，他的胃口就澎漲起來，他就張開他禮服上的孔雀的羽毛……我左右了他！就好像虛榮心左右着人驕一樣……當他消沈的時候，我可以使他蘇醒，興奮，復生，我可以給他打氣……最後我花了三個佛郎一行字就把他印在報紙上了！

啊！這就是你嗎？

當然是我啊！以後我還要把他畫成油畫……我讓他和白朗克山頭對着頭說話！我把白朗克山來畫得微乎其微，把白瑞升來畫成一個巨人！總之，我的朋友啊，請你牢牢的記住這個能……還有最要緊的是請你給我保守着這種祕密，天下的男人對於人家給他幫的忙都是滿不在乎的；可是他要幫了人家的忙，那可就不得了了！

男人們……這是可能的……但是女人們呢？

是啊，女人們

女人們懂得報答恩惠，女人們會把人家對她們的恩惠的紀念收藏在心之深處。

上帝啊！好漂亮的句子啊！

但是最微幸的是白太太並不顧計她丈夫的意見啊。

她的母親或者是爲你打算……不過我是得了她父親對我的尊敬的……我得了蒙當威爾山

頂我那個小洞的保護啊！

第九場

人物同上，增白瑞升，白太太，李麗愛特，

白 (同他的太太小姐上，極嚴肅的。) 兩位先生，我很高興遇着你們兩位在一起……你們都很看得起我，向我女兒求婚……你們馬上就曉得我的最後決定了……

亞 (自語，) 時候到了。

白 (笑向戴尼爾。) 戴尼爾先生……我的朋友！

亞 (自語。) 我失敗了！

白 我已經給你幫過很多的忙了……我現在還要更進一步幫你的忙……我要給你……

戴 (感謝的。) 啊！先生！

白 (冷淡的。) 當你批評你的朋友的時候，假如你是靠近門口，你最好是把聲音放低一點兒。

戴 (吃驚的。) 啊！

白 是的！……我很感謝你給我的教訓。(高聲的。) 亞爾蒙先生……你的生活經驗比不上你的朋友……你更沒有什麼計劃，但是我很高興你……我決定把我的女兒給你……

亞 啊！先生！

白 并且你要記住，我非但不貪圖逃脫我的責任！……我還希望永遠保留着你對我的恩德……
（注視着戴尼爾。）因為只有一些混賬他才不曉得擔當這種可以壓碎人的，被我們叫做感恩的情義喲。

（他向右走，她太太讓她女兒走到亞爾蒙身邊，亞伸給她一個臂膀。）

戴 （自語。）他欺騙了我！

亞 可憐的戴尼爾啊！

戴 我失敗了！（向亞爾蒙。）我們是有始有終，我們來握握手吧。

亞 啊！好極了！

戴 （走向白瑞升。）啊，白瑞升先生，你在門口偷聽我們說話！

白 唉！我的上帝啊！一個父親應該設法監視他女兒的婚事啊！……（將戴尼爾拉到一邊。）

戴 啊，讓我們老老實實的來說……你是不是故意滑下去的？

白 滑到那兒去？

戴 滑到冰海那個洞裏啊！

白 是的……不過我可沒有把這個秘密告訴任何人。

戴 我希望你能這樣！

第十場

人物同上，增馬堯安。

馬 白先生，我三點鐘才取到我的利息……爲了快一點還你這六百佛郎，我的車子……給你，這是六百佛郎！

白 何必這樣忙呢？

馬 對不起，這忙得很！……重惡得很！現在我們算兩清了！……完全清了。

白 (自語。) 這真可以說是我想到那兒就做到那兒了！……

馬 (向戴尼爾。) 這是你車子的號數；一共是七刻鐘。

(他遞給戴尼爾一張紙片。)

白 亞爾蒙先生，明天晚上我們都在家……假如你看得起我們，請你過來喝一杯茶罷！……

亞 (走至白瑞升身邊。低聲的。) 明天？你忘了……你答應大隊長的那件事了罷！

(他回到亨麗愛特身邊。)

白 啊！是的！(高聲的。) 加羅麗納……亨麗愛特……明天早晨我打算再動身到冰海去

旅行。

亨 (吃驚的。) 嗯？



太 啊！這是爲什麼呢；我們剛從那裏回來！爲什麼又要回去呢？

白 爲什麼又要回去？你要問這個嗎？你猜想不到，我是回去再去看看亞爾蒙救我的那個地方啊。

太 不過……

白 夠了！這個旅行算是把我給制伏了……（繼續的。）用感恩的情緒把我給制伏了啊……

（劇終）

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龜兔競走一册

Le Voyage de monsieur perichien

(82209 渝熟)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捌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Laiche Evagine

原譯者 刁汝鈞

重慶白象街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必究
翻印必究

